



#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096

17 July 1992

CHINESE

## 第三〇九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2年7月16日星期四,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热苏斯先生

成员国: 奥地利

比利时

中国

厄瓜多尔

法国

匈牙利

印度

日本

摩洛哥

俄罗斯联邦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津巴布韦

(佛得角)

霍恩菲尔纳先生

诺特达姆先生

李道豫先生

阿亚拉·拉索先生

默里梅先生

埃尔多斯先生

加拉汗先生

波多野先生

本贾伦-图伊米先生

沃伦佐夫先生

戴维·汉内爵士

帕金斯先生

阿里亚先生

山姆亚里亚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上午10时45分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南非问题

1992年7月2日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4232)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第3095次会议上所做的决定,我邀请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南非外长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巴巴多斯、博茨瓦纳、巴西、加拿大、刚果、古巴、埃及、德国、印度尼西亚、莱索托、马来西亚、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秘鲁、菲律宾、葡萄牙、西班牙、苏里南、瑞典、乌干达、乌克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扎伊尔和赞比亚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其保留的位子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卡先生(塞内加尔)和博塔先生(南非)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布拉希米先生(阿尔及利亚)、万杜内姆先生(安哥拉)、赫斯特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梅科克先生(巴巴多斯)、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萨登博格先生(巴西)、弗雷切特先生(加拿大)、刚加先生(刚果)、坎特拉先生(古巴)、穆萨先生(埃及)、兰曹先生(德国)、维斯努默尔蒂先生(印度尼西亚)、福富洛先生(莱索托)、拉扎里先生(马来西亚)、胡阿拉卡先生(纳米比亚)、阿沙亚先生(尼泊尔)、范沙伊克先生(荷兰)、威尔博格先生(新西兰)、恩瓦楚库先生(尼日利亚)、胡斯里德先生(挪威)、卢纳先生(秘鲁)、梅德兹先生(菲律宾)、梅德兹小姐(葡萄牙)、亚涅斯·巴尔努埃博先生(西班牙)、南都先生(苏里南)、奥斯瓦尔德先生(瑞典)、塞姆格雷雷先生(乌干达)、巴乔克先生(乌克兰)、纳雅奇先生(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巴格贝尼·阿代托·恩芷格亚先生(扎伊尔)、穆苏卡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大厅一侧为其保留的位子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意大利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被邀请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哈拉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特拉克斯勒先生(意大利)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其保留的位子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1992年7月15日的来信如下:

“我荣幸地请求,安全理事会在其专门审议题为“南非问题”的项目的会议期间,根据其暂时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如下个人:霍洛米萨先生;帕哈德先生;马赫兰古先生;齐塔先生”。

该信将作为安理会文件S/24298发表。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第39条邀请霍洛米萨先生;帕哈德先生;马赫兰古先生和齐塔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现在安全理事会重新审议在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第S/24288号文件,它包含安理会早先磋商过程中所准备的决议草案。我愿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第S/24219号文件,它含有反对种族隔离专门委员会主席1992年7月15日给秘书长的信全文。安理会成员也收到了反对种族隔离专门委员会主席1992年7月15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影印件,它将作为第S/24292号文件散发。

第一位发言人是南非外交部长勒洛夫·弗雷德里克·博塔先生阁下。我欢迎他阁下并请他发言。

博塔先生(以英语发言)(南非):作为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我欢迎这一会议在一位非洲同胞主持下召开。这也是我国政府第一次有幸在秘书处在另一位杰出的非洲人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主持下在安理会发言。我国政府承认主席和秘书长的巨大贡献,并预祝他们工作顺利。

除了若干例外情况,辩论的特点到目前为止是有真诚愿望鼓励南非领导人携手来制止南非的暴力并继续进行谈判新宪法的任务,新宪法将能建立一个民主、非种族、统一的南非。安理会的公正态度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欣赏这一做法。

在我谈到这一辩论的中心主题暴力问题之前,我认为责无旁贷地要同安理会分享我经过联合国大楼过道以及种族隔离残垣的感情。

我第一次出席联合国会议是在1966年。在座的有些成员那时还较年青。国际法院刚对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反对南非的案子提出判决。对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所提要求的驳回在联大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暴。我们在法律上胜诉了,但在政治上却败诉了。那时比任何时刻都更清楚的一点是:种族隔离将使南非到处都成为输家。

我们大家都是历史之子。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地方和时代的产物,我们在此来龙去脉中得到最佳了解。

我是一个南非人。我也是一个欧裔南非人。我属于在3百多年前就在南部非洲定居的一个民族,那是美国祖先来此之前。我们经过几百年的奋斗才生存下来。我们已成为非洲的一部分。我们以我们的大陆称呼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语言。非部是我们的一个部分。现在种族隔离已在消亡,人们承认我们是非洲的一部分。我们利用今天在安理会发言的机会对我的非洲朋友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接受德克勒克总统所倡导的不可逆转的变革。

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是希望的时刻,因为许多非洲国家对于要把我国转变为一个正式的民主国家我们所面临的复杂性表示了理解。

同非洲和世界上其他各国人民一样,在南非出生的欧洲人也渴望自由、安全和

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我的族人进行了伟大的艰苦跋涉,宁愿面对开拓生活的危险和无常以及它所许诺的自由,而不愿向帝国统治屈服。当非洲处于被殖民化的时候,我们为争取上述自由在极不利的条件下进行了无数次的战斗。在盎格鲁—布尔之战期间,我们的祖先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他们保卫自由,反抗当代最强大的殖民国家,进行了非洲的第一次解放战争。欧裔南非人成为非洲的第一次解放运动。

我们打败了。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欧裔南非人梦想的共和国是这样的:在这个共和国里,他是自由、独立和安全的;在这个共和国里,我们民族主义和理想能得到充分体现;我们能决定自己的前途。我国诗人以我们自己的语言——南非荷兰语来表达我们的远见和恐惧,我们的短处和希望。我们簇拥着我们的贫穷、语言、教堂、学校、农场。

我们自己的共和国的梦想在1961年实现了。我们民族感情上的渴求终于产生了一个我们能称之为我们自己的共和国的一个主权国家。

现在,从事后来看很明显那一梦想不能持久,因为种族隔离是其基础。拒让我们的黑人同胞享有人权,这使该梦想在道德上丧失殆尽。不可避免的经济合并则造成了彻底的破坏。

南非的白人(欧裔南非人同其他任何人一样),痛苦地成为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我们为争取自己的自由进行了艰苦斗争,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但我们没有认识到只有每一个南非人都能同我们分享这种自由时,我们才会是真正自由的。

我毕生都为反对种族歧视而斗争。1974年我在安理会发言阐明我的立场。这是有案可查的。我在南非国内和国外许多其他场合也是这么做的。在这一背景情况下,我欢迎德克勒克总统于1989年就任。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是他的政府的一名成员,我参与推倒种族隔离支柱和使我国走上通向我们所有人民的自由和民主的不可逆转道路。

1989年9月4日,德克勒克总统在他的就任讲话中阐明南非政府的目标为:

彻底变革的南非;

摆脱了过去各种对抗的南非；

没有任何形式统治或压迫的南非；

各种民主力量--所有明理的人--在共同接受的目标之下团结起来，反对不论来自何方的极端主义南非。

这就是国家总统所承诺南非政府将达到的目标。毋庸置疑，德克勒克总统从那时以来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不仅证明了他的决心，也证明了他致力于完成他所促证要完成的事。他所做的，就是他所许诺的。

1990年2月2日议会开幕式上，德克勒克总统宣布：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南非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禁制；他宣布释放所有政治犯并大量修改现行安全立法。

1990年签署的《格鲁舒尔备忘录》和《比勒陀利亚备忘录》进一步证明了我国政府致力于实现其目标。在这些文件中，我国政府同非洲人国民大会/共产党联盟同意共同致力于解决暴力和恐吓的气氛以及致力于稳定与和平的谈判进程。

1990年我国政府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废除公共场所隔离法；解除南非全境的紧急状态。

在采取这些行动后，1991年我国政府又采取了下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废除种族区域法、1913年和1936年土地法及普及登记法。从而消除了种族隔离的三大支柱；德克勒克总统采取主动导致召开和平首脑会议及签署《全国和平协定》；随后设立了关于公共暴力及恐吓问题的常设委员会，由戈德斯通法官任主席。

我国政府认为，所有政治犯业经释放。非洲人国民大会/共产党联盟似乎忘记了，根据他们的一位高级代表在1991年6月30日签署的一项协定，他们确认这一问题已经解决。然而在这以后，这个党联盟表示保留，并宣称监狱中仍然关押着有资格获得政治犯身份的人。我要说这是不符合诺尔格尔德原则的。然而，我国政府愿意同非洲人国民大会/共产党联盟讨论一项一揽子方案，以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包括有关政治犯问题的争执。这是政府同非洲人国民大会/共产党联盟间通过双边

谈判可以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仍然听到有人抱怨,本届国会并没有代表所有的南非人。但是,德克勒克总统自就职以来所采取的主动行动的根本目标以及政府的每一项政治性立法决策都完完全全地在于纠正这种情况。这正是这些行动与政策要作的事情。这一点已不再有疑问。它已不成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宪法,以确认已经改变了的局面。但是在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共产党联盟朋友们不失尊敬的前提下,他们也应当回答一个类似的问题:你们是否都信仰南非共产党坚持要包括进新宪法的那些信条?那些信条你们是否都同意?你们是否愿意透露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中世界上最老的共产党之一——南非共产党党员的名单?为什么要保密?

1991年12月为讨论我国政治前途而首次召开的民主南非大会是南非政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民主南非大会已召开过两次,它证明我国政府信守关于尽快就南非新宪法达成协议的承诺。我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动摇。我今天要在这里敦促其他人同我们一道坚持这一方向。谈判并不是最好的途径。它是唯一的途径。

退出讨论不会带来解决。威胁也不能带来解决办法。谈判的障碍不仅来自于我国政府同非洲人国民大会/共产党联盟之间的深刻分歧,而且也由于该联盟同南非其他政党派间的根本分歧。这些分歧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体现出来,但是这些困难无论在何时出现,它们就应当构成讨论的议程,而我们愿意参加这种讨论。

几个月来,世界目睹南非主要各方就新的前途进行谈判。安理会想必知道,已经取得了许多进展。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严峻的学习过程,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并继续表明,南非人有能力进行和解与达成妥协,我因此深受鼓舞。也许最生动地说明这一点的是今年三月德克勒克总统在白人选民的一次公民投票中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支持,近70%的投票人选择了就我国所有人民分享权利的未来进行谈判的道路。不仅如此,他代表了与过去明确而决然的决裂,并显示德克勒克总统所发起的变革是不可逆转的。简言之,这次公民投票最终结束了种族隔离的篇章。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我们的非洲朋友对于公民投票的结果表示了更大程度的满意,我很有感触,我感谢我们的非洲朋友在这次公民投票中看到了同种族隔离的最

后决裂。

南非暴力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令人沮丧的是,暴力是在消除了种族隔离之后发生的。也许可以说,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如此根本的变革而不发生不和与动荡,不出现暴力与不稳定。但是对于一个政府以及对于所有怀有善意的人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每一个伤亡事件都引起我们的悲痛,这不仅仅因为它是它所造成的痛苦,也是因为它给我们这个国家造成的损害以及它给我们变革进程所造成的拖延。它在我们的国民良心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在我国如此众多的国人流血之际,我们这个国家的伤口无法愈合。暴力必须终止。

非洲人国民大会/共产党联盟声称是暴力唯一的受害者,他们这么说的根据据说是他们单方面决定终止使用暴力。事实上,这一决定是他们同我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中的一部分,载于1990年8月6日的比勒陀利亚备忘录。我知道这一点。我亲身参加了那次会议。事实上,大量证据表明,南非暴力中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使用了AK-47自动步枪。就在两天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共产党联盟发表公开声明,承认在南非境内有武器库。这不是我在揭露这件事。是他们这么说的。

上个星期日即我起飞来纽约参加本次会议的那一天,我们得到消息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共产党联盟已训令其在哈拉雷的代表把储藏在津巴布韦马士温加的武器转运到德兰士瓦北部边境,以便渗入南非。这些武器包括自动攻击步枪和掷弹筒,津巴布韦军队将协助运输这些武器。这些报告应结合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乔·莫迪斯先生的供称。他承认,在罗安达城外有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火库。军火库中有27 000多吨军火,其中包括2000多枝AK-47步枪和200百万发弹药。如果上述报告是正确的话,他应使我们感到严重的关切。然而,这使我们因而更有理由来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从谈判进程中一走了之,我现在对你们说,我不能声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知道这些报告。相互间讨论这些事情是我的责任与职责,我们相互都有这种职责和责任。这是消除怀疑的唯一的办法。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些发展表明了创造有利于和平谈判的气氛的任务变得如何困难。

在整个辩论过程中,人们提醒我国政府注意它对维持秩序负有主要责任。是的,这是正确的。我国政府接受这一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国和平协定》的其他各方就免除了承诺。我们都签署了这一《协定》。我们都承担了坚定明确的承诺。

在种族隔离的时期,各种意见分歧的政治集团都团结起来反对当时的政策。现在种族隔离已经消失,它们就不再团结。它们在历史上的和自然的分歧成为当前问题;这些分歧包括意识形态和部族的分歧。我们已终于摆脱了种族隔离。指责我煽动我国部族集团之间的暴力使我伤心。我们的党的入党手续已经开放,我们正在吸收黑入党员,因为只有得到黑入党员充分的支持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多数党,因此我煽动暴力还有什么利益。我们非常想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多数人的党。只有我们成功地获得我们人民各个阶层的大量的票才能作到这一点,加强白人的否决会疏远选民,使我们失去多数并否定公民投票的结果。对安理会的每个成员来说,这肯定是明确的。我敦促安理会一劳永逸地的承认我们的党不再是一个白入党。我们向每一个同意该党原则的南非人提供一个政治家园。我们不仅摒弃种族主义;我们还致力于制定一部使根据种族或肤色分配任何权力决无可能的宪法。我们拒绝认为道德标准是某一种族或部族集团的特权的概念。我们要建立一个让共同的价值成为唯一约束力的新的国家。

尤其是在6月17日博伊帕通不幸事件发生之后,形成了一种概念:南非政府多少参与煽动暴力或默许暴力。

指责政府支持暴力是一种侮辱。这与我国政府所主张的一切相对立;它违反了我们所追求的每一项原则和政策目标。这些屠杀不应受谴责,而且违背南非投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迫切需要。此外,而且谁会比我更清楚。我们由于取消了种族隔离,成功地说服全世界重要的国家以种种形式取消了制裁。怎能辩称我们作为一国政府支持暴力却知到它将在国内外产生的后果。我不理解的是,我可以作为曾经为取消制裁而奋斗的外交部长,同时又参与我国某种破坏我毕生追求的目标的阴谋。这没有意义——毫无意义。

事实是德克勒克总统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倡议以战胜暴力,而常常得不到其他方面的支持。正是由于他的倡议,《全国和平协定》得以于去年9月14日达成。正是他的建议导致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英卡塔同意的情况下任命了戈德斯通委员会,我可以证实这一点。德克勒克总统多次努力安排一次他本人和曼德拉先生及布色莱齐先生之间的联合会晤,已在我们的人民心中留下强烈印象:三个主要党派的主要领导人齐心协力,在暴力的问题上意见一致,他们将为减少暴力共同采取行动,可是迄今未能安排这样一次会晤。最近,就在7月2日,德克勒克总统再次向曼德拉先生提出他本人、曼德拉先生和布色莱齐先生之间紧急会晤的建议,因为事实是大多数暴力发生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共产党联盟的支持者和英卡塔自由党支持者之间。这种会晤的议程可以是审议--我要强调这种会晤仍可举行,我今天还在安理会这里邀请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英卡塔参加这一会晤--下列议程:(a) 建立一个有关已经存在的战胜暴力和恐吓的所有手段和进程的充足性、效率和表现的积极的专职监督的机制;和(b) 建立一个联合监督机构的可行性,而三方可通过该机构采取行动以减轻和解决会引起暴力的各种问题。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以观察员或其他可接受的身份所发挥的作用,也可加以审议,尤其是与该项目有关的审议。

曼德拉先生迄今未作出否定的答复。我们相信,非洲人国民大会/共产党联盟会重新考虑其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的态度并与政府一道决心制止暴力。

在结束暴力的其他努力中,政府增加了警察部队和警察预算。警察预算在1990年-1991年和1992年-1993年之间扩大了近90%,从大约30亿兰特增加到56亿兰特以上。1990年7月1日至1991年6月30日的一次征聘行动,使警察部队增加20500名人员,一次新的行动旨在使这一部队再增加11 000人,同时正通过获得现代装备而改进后勤能力。所有领导人都必须共同采取行动,他们必须同意在旨在控制和减少暴力的现有机制中无条件地合作,否则如果现有机制被证实是无效的,我们就必须考虑另外的结构和步骤。

暴力的另外的一个方面--我说过它是多方面的--就是极左和极右派的激进分子

所起的作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他们不愿参加的制订新宪法谈判的失败。他们不想要一部民主的宪法。

然而，造成暴力的另外的一个因素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我国日益增加的失业造成的高犯罪率。我国有来自邻国的数字高达200万的外籍工人，他们抢走了我们自己人民的工作，但我们不能把他们送回去，因为他们还养老家里600万至700万的家庭成员。

博伊帕通和所有其他肆意屠杀的事件，使我们同任何其他党派一样感到痛心。这正是为什么德克勒克总统访问了博伊帕通：分担丧失亲人者的悲伤。他在前往途中受到善意的欢迎，但当一些示威者一出现，他的访问明显被某些方面当作推行其政治目的的借口。然而，我向安理会保证，我们将继续努力向我们全体人民表明：我们对此关心并不会放弃我们结束暴力的坚定决心。

然而，一些人继续指控我国政府怂恿暴力。我重申：我国政府邀请任何认为他对这一点掌握证据的人站出来，从而考验这种宣称。

戈德斯通法官在其第二份临时报告中说，

“委员会一直深信，并将继续深信，调查结果不能在未经证实的证据基础上指控任何个人、团体或组织。”

他还说，

“为了对过去的暴力追究责任而进行进一步调查没有任何用处。必须承认，个别警察、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和英卡塔自由党支持者犯下了此类严重罪行。如果我们要制止这种暴力，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尽全力创造制止暴力的手段。”

我们尊重戈德斯通法官的调查结果以及批评官方行为的意见。我敦促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共产党联盟也这样做。

一些有关政府机构中的个人采取过分和非常规行动的情况可能会被揭露出来。但这正是一个开放社会的宗旨。我们并不声称已尽善尽美。我们的责任是确保公开

和检举不法行为。

有人立即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博伊帕通悲剧，而没有等待通过恰当调查确立事实。另外，有人曾告诉目击者不要同警方调查合作。

尽管如此，我现在可以向安理会报告，警方和戈德斯通委员会在对博伊帕通事件调查方面已经取得很好的进展。委员会经总统建议已经选印度前首席法官巴格瓦蒂法官参与执行这一任务。联合王国雷丁大学的刑法教授澳丁顿教授和两名高级英国警官也参加了警方的调查。

我充分了解戈德斯通法官的报告某些方面对政府进行了批评，但尽管如此，我愿给各位读一段其关于博伊帕通的临时报告中的摘录。他说，

“委员会没有得到任何证据，证明对国家总统、任何内阁成员或南非警方或国防部队中的任何高级官员直接共谋策划这场暴力的指控是有道理的。

“在缺乏此类证据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指控政府和保安部队领导人直接对从事暴力负有责任是不明智、不公正和危险的。

“这样做十分危险，这特别是因为这样做有可能使暴力气候更加恶化，并可能破坏和阻碍制止暴力的尝试。”

我还可以向大家报告，警方已昼夜工作，竭尽全力将肇事者辑拿归案。卡瓦·马达拉寄居所中的82位居民已经因涉嫌谋杀被捕；已经录取1 000多份证词，并已提交大量武器，供法庭鉴定。警方还获取博伊帕通居民声称事件发生当晚被窃的个人物品。因此，执法机构显然正在其权限范围内竭尽全力伸张正义。但是，我们必须依照法律程序行事。南非已经不再有紧急状态了。

博伊帕通悲剧已经得到全世界新闻媒介的广泛报道。安理会愿注意的是，几天和几个星期来一些国家的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报纸都刊登了重要报道和社论。我可以请安理会读一读1992年6月23日的《每日快报》（伦敦）、1992年6月25日的《沙特日报》、1992年6月28日的《星期日时代周刊》（约翰内斯堡）、1992年7月7日和10日的《华尔街日报》、1992年7月14日的《时代周刊》（伦敦）、1992年7月14日的《每

日电讯报》(伦敦)、7月13日和15日的《华盛顿邮报》、1992年7月14日的《每日电讯报》(荷兰)、1992年7月6日的《新闻周刊》、1992年6月30日的《卫报》(伦敦)、和1992年6月25日的《新苏黎士日报》(瑞士)。

所有这些报道和社论的基调都是,应该在追究责任之前恰当调查屠杀的原因,这些都是负责的报纸。对事件进行报道的这些报纸都把悲剧的根源追溯到英卡塔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共产党联盟之间的冲突,从而都同意戈德斯通委员会对普遍暴力问题的调查结果。

戈德斯通委员会在调查暴力原因的过程中提出了若干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对南非国防军部署第32营和南非警方部署前南非特种镇暴队的批评。委员会还对携带传统武器和影响寄居所内的单身移民工人居住条件的某些方面提出批评。政府十分认真地看待戈德斯通委员会的批评。

作为回应,德克勒克总统两天前已宣布将解散第32营并将其成员列入国防军现有其他部队;并宣布解散有前南非特种镇暴队人员服务的特别犯罪调查支持部队,其成员如愿意将允许长期加入南非警方。他们将在分散的基础上主要从事同盗窃牲畜作斗争的工作;另外,还宣布禁止在动乱地区公共场所携带各种危险武器。

至于寄居所,德克勒克总统两天前已重申我们已经就此作出的政策决定,包括为此类住所的更新和转型提供大量资金,并直接同居民、毗邻的居住区和地方当局进行紧迫磋商。

对戈德斯通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具体建议正在进行进一步考虑,某些方面还将酌情再次提交委员会,以便对这一非常复杂的问题进行进一步调查。我要告诉安理会,在德克勒克亲自主持下已召开一次会议。这表明我们是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事项。

我还可以向大家报告另一个可能产生积极影响的事态发展,这个事态发展是1992年7月14日从群众示威、游行和设置纠察线国际小组同南非警方、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工会大会、司法部和英卡塔自由党等各方代表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产生的。

这个事态发展为各反对党和南非警方携手防止暴力提供了一个机会,并成为一个榜样,表明如果我们南非意识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我们手里和头脑中,我们能取得什么成就。

虽然大多数人民和大多数政党都支持和平与民主,但问题是,他们并非意味着同样的东西,也没有使用同样的语言。同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一样,我们对和平与民主的看法也有所不同。我国政府也谋求和平与民主;但不仅如此,我们还谋求繁荣。

我国政府认为,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暴力和战争。它还包括公民在宽容的环境下,没有恫吓、勒索、谋杀和其他形式城镇专制的恐惧而生活的权利。它还包括不同意那些人宣传革命、武装斗争和群众行动的权利以及其观点和选择受到恰当尊重的权利。它包括在其他人要罢工时的工作权利;当别人要烧毁学校时教育子女的权利;别人要关闭医院时获得医疗保健的权利而且在目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反对暴力而不成成为该暴力另一个受害者的权利。

如果我们要得到和平,我们就必须尊重他人持不同意见的权利。如果我们要得到民主,我们也得如此去做。因此,我国政府的立宪提案乃是专门旨在确保在一个新的南非,政府将得到被管理者的认可;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通过多党制度下的自由定期选举,政府将十分可靠;通过把权利分散到各个自治区,政府将同人民更加密切。人权将载入宪法并将得到独立司法机构的保护。

有人制造一种印象,即我国政府反对建立临时政府,并赞成由一个未经民主选举的团体编写宪法。这是不真实的。实际上,我国政府赞成迅速建立一个过渡政府。当然,这样一个政府不能出自宪法真空。过渡政府需要一个过渡宪法。这在过去和现在仍然是我们在民主南非会议上的首要目标。

至于立宪大会的概念,我国政府建议由一个过渡性全国大会来决定其最后组成部分,该全国大会将在普遍选举权基础上选出。在第二届民主南非会议上,政府和其他各党派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共产党联盟做出了重大让步,同意我们想象中的过渡议

会的第二院参议院不需要参加最后宪法的起草。但是,政府和其他各党强烈支持以联邦概念为基础的区域政府制度,同非洲各国一样。我没有听到任何人说尼日利亚的联邦制度是不民主的;我没有听到任何人说美国的联邦制度是不民主的。我们的提议是,在过渡宪法生效之前,必须就区域和区域政府的权力、职能和边界达成协议。

有大量非洲国家元首在我访问他们首都时同意我个人的意见,即我们的提议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他们同意我的看法,告诉我他们的经验是,如果不允许某些区域获得自治,就必然会造成流血。

也有人指责我国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永久性的过渡政府,将使之永远无法改变过渡宪法。这是不真实的。我今天在安理会正式表明,如果三年内还未取得过渡宪法,将举行普选,因此,这并不是没有期限的。没有理由只称我们提出的宪法建议是为了抓住权力不放或加强白人否决权。白人在南非任何区域中都不占多数,如我先前所说,我国政府在3月17日赢得的公民投票已结束了种族隔离的篇章。

我国政府的宪法建议完全符合自由社会和成功的现代社会的最佳传统。

经济也应如此。我国政府保证奉行面向市场的经济体制,将继续发挥我们全体人民的创造性企业精神,创造繁荣和增长的机会。尽管我国政府认识到迫切需要减少目前积压的工作,改善穷苦人民的困境,但它拒绝以失败了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为基础的要求,这包括中央指挥经济政策、国有化和扼杀商业活动的投资法规。

简而言之,这些是我国政府对和平、民主与繁荣的观点。我认为,如果南非运动员要带袖章的话,袖章上应写着:“和平、民主和繁荣”。我国政府接受所存在的分歧意见和持续的争议,认为这是民主进程的根本。新世界正在形成。我国人民和政府将成为这一新世界的一部分。

当我与1974年10月24日向本理事会发言时,我讲述了一位非洲主教的故事,他曾经将南非的黑人与白人比作一匹斑马,如果斑马被枪击中,不管子弹是从白色线条还是从黑色线条射进,整匹马就会死去。可以说这个故事今天比以往具有更恰当的意义。

义。

华盛顿邮报昨天的头条社论写到：

“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要派一个联合国代表团或亲善访问团到南非去协助恢复和平进程。这一观点应当获得支持，特别因为除了谈判桌外没有现实的替代方法。但是，限制日益升级的政治暴力的最终任务落在南非人自己身上。只有他们能够创造气氛，消除助长冲突的条件。只有南非人——黑人和白人——才能决定该社会以何种部署转变为实行民主的社会。今天的会议是该世界机构及其成员能够为这一重要转变动员支持。”

我赞成这一入木三分的分析。

最后我仅引用南非荷兰人一首叫“终结”的诗的最后几行，作者是我们有名南非荷兰人诗人名叫路易斯——莱波尔特。这首诗写在英——布战争之后，用诗人的话来说，英国的炮声还在他的耳边回响。

这首诗的南非荷兰语是：

(以南非荷兰语发言)

“Gee vrede en rus! En ons vra nie iets anders, en luister

Stil na die wind wat so sag in ons ore kom fuister:

‘Moed, mense, hou moed:

Die kwaad sal verander in goed-

Die morelig kom uit die duister!’ ”

(以英语发言)

该诗的大意是：

“给我们和平与宁静！我们别无它求，静静地倾听在我们耳旁悄悄细雨的微风：

‘勇气、朋友、抓紧

邪恶将会变成美好。

曙光将冲破黑暗!’”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南非外交部长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希腊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埃克查霍斯先生(希腊)在安理会会议厅一旁为他保留的坐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马来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伊斯梅尔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出任安理会7月份主席。我也要感谢你和其他成员给我这次机会在许多非洲领导人面前,特别是在纳尔逊·曼德拉先生面前就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向安理会发言。

我要求在安理会上发言,以表达马来西亚政府对南非最近事态发展的不安和失望。自从曼德拉先生从监禁中释放以来,人们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希望和期望,即南非正在最终走向正道,走向建立一个民主、非种族和统一国家的目标。事实上,直到最近这一目标看来还是可以实现,尽管有暴力事件,尽管当局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会)在过渡政府和南非今后宪法的问题上有分歧,民主南非会议仍不断传出令人鼓舞的消息。但不幸的是,严重的分歧和暴力持续存在,最终,博伊帕通大屠杀使非国大无法继续参加民主南非会议。

博伊帕通大屠杀令人震惊。马来西亚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起共同谴责该事件及其肇事者。我们完全支持非国大所采取的立场和最近在塞内加尔的达卡尔举行的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

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英联邦南非问题外长委员会的成员,马来西亚一直密切关注南非的事态发展。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样,我们承认德克勒克总统在拆除种族隔离和朝着建设一个新南非的方向所取得的进展。我们也认识到德克勒

克总统所面临的内部困难,包括来自白人社团中的极端份子和多年来被用作国家恐怖工具,维持压迫性的种族隔离政权的治安力量方面的困难。

然而,就在国际社会对南非所发生的变化做出积极响应之际,博伊帕通大屠杀和过去几年在黑人城镇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加上民主南非会议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已使人们对南非当局通过和平谈判结束种族隔离和建设一个民主和非种族的南非的用心产生了严重的疑问。

现在显然是有必要由德克勒克总统及其政府有效地处理结束黑人城镇暴力问题。局势已经糟糕到这样的程度,当局反复否认负有直接责任,和一再保证它将处理治安问题,已失去其可信性。在民主南非会议所取得进展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信任已受到严重的侵蚀以致谈判处于危险,使其他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感到震惊。

德克勒克总统及其当局必须处理好不断恶化的局势,采取行动恢复谈判进程,在一个具体的时间范围内争取建立一个黑人多数可接受的过渡政府,并结束暴力。如不完成这一双重任务,当局就将受到指责,即使它不是同谋,至少也在容忍暴力,而且它不再严肃地谋求妨碍和平变革的障碍,它实际想要的是拖跨谈判过程,并保持它在南非不民主的掌权,即是少数人统治永久化。尽管已经发生了变化,但非洲黑人仍在受苦,种族隔离的作法和恐吓还在继续,种族隔离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不公平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只有向一个多数人政府过渡,才能适当地解决这些不平现象,并认真努力使黑人达到可接受的社会和经济生存水平。

暴力几乎总是来自不满和不信任而当事关未来的时候,暴力也可能是恐惧的表现。鉴于南非的局势,这种恐惧为寻找机会破坏民主南非会议的谈判,向各方相互欺诈的势力提供了大加利用的大好机会。不能允许这些势力有这样的机会。马来西亚认为,黑人必须找到永久办法解决它们的问题,抛开过去,以其人民的力量总和在谈判进程中加强团结。民主南非会议显然是就南非未来进行谈判的可行机制,但民主南非会议只能在一个有利于谈判的气氛中进行。顾及各方利益,并由南非当局采取明确行动,有效的遏制暴力和恐吓。

马来西亚支持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该草案要求南非当局立即采取措施,有效地结束南非的暴乱,并请秘书长作为紧急事项,任命一名特别代表,与当事各方讨论后建议应采取的措施,协助有效结束暴力和创造就和平过渡到一个民主、不分种族的统一南非进行谈判的条件。我们相信,联合国为争取大会1989年关于南非问题的协商一致决议所制定的目标,具体实在地干预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最关键的最后第二阶段,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代表国际社会,必须能够采取必要步骤,确保结束种族隔离和建设民主、不分种族和统一南非的目标,不因社团暴力和反对变革势力的行动而被牺牲。

我们已经清楚地听到曼德拉先生和非统组织代表有关联合国发挥明确作用的必要的呼吁。联合国必须通过安理会响应它们的呼吁。安理会根据它新出现的敢作敢为精神,现在必须弥补多年对南非局势的重视和反应不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来西亚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是曼古苏吐·布塔雷泽先生,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现在请曼古苏吐·布塔雷泽先生以个人身分发言。这绝不意味着安理会或其中任何成员对他声称代表的组织实体的承认。

我请布塔雷泽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布塔雷泽先生(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得此机会,就南非目前的事态发展在安理会上发言。我赞扬安全理事会决定给我这一机会,因为在我看来,这样做才是公平的:当在此和其他会议进行讨论的主题是我所代表的组织和我所代表的人民时,应该给我们发表自己意见的民主权利。

十分漫长的斗争结束后,南非终于处在新自由和民主的初期。在这一过渡时刻,我们面临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复杂的挑战。

一个少数白人种族主义政府放弃了过去的意图,并真正地提倡通过谈判建立一个非种族、非性别歧视的开放民主社会。还有至少两个革命政党结束流亡生活回国,正在处理把他们的革命干劲化为民主干劲的问题。也有无数的反对党,他们一向

以各种战术和战略反对种族隔离。

这些不同类型中的每一支力量都有自己的看法,如果安全理事会成员要对南非正在实际发生的情况取得不偏不倚的看法,就应该广泛听取每一支力量的意见。我将欢迎安全理事会对正在发生的情况所作的任何调查。世界对事实真象了解的越多,我认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通常会更加有帮助。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打破一些只有我才能够打破的神话。非国大认为,当谈到通过谈判为南非建立新民主的时候,只有非国大和南非政府是重要的。

非国大没有解放一寸南非领土,主要原因是英卡塔自由党和代表祖鲁民族的卡瓦祖鲁政府并没有支持非国大的革命号召。另一方面,政府的家园政策及其大部分种族隔离结构不得不放弃,因为我担任主席的英卡塔自由党和卡瓦祖鲁强烈地拒绝种族隔离并始终反对种族隔离。要不是英卡塔自由党,南非早就成了南部非洲国家邦联。这本来会给世界带来一个难以解决的国际问题。

除非至少南非政府,国民党和卡瓦祖鲁政府-英卡塔以及非国大联盟参加解决,否则南非问题将得不到解决。

任何有价值的国际调查将确定,英卡塔自由党在这个国家发生的可怕的暴力中失去了两百名支部和地区官员以及两千多名普通成员。然而,暴力开始了,不管其根源是什么,所有方面都受到暴力的伤害,因此,所有人将必须参加停止暴力的努力。

非国大提出的南非政府是暴力的主要根源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南非过去处于战争状态,叛乱部队和反叛乱部队为谋求政治利益或捍卫既得利益相互残杀。一个独立的联合国实况调查组将确定情况如此。安全理事会关于南非局势的辩论受到严重损失,因为没有进行这样的调查。主席先生,我请求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在审议向你们提出的论点和立场时牢记这一点。

第一个要打破的神话是,在南非改革进程和在通过解放战争获得解放的任何非洲国家中发生的一切之间有一对一的关系。

在南非没有被征服者,也没有战胜者。只有那些应是谈判进程中平等伙伴的

人。对在第一届民主南非大会和第二届民主南非大会之间实际发生的情况作任何详细的审查就可表明,民主南非大会陷入僵局,原因是非国大未能得到大约一半代表对其建议的支持。这是发生的实际情况;这不是博伊帕通大屠杀。

非国大面临的严峻现实是,它将必须懂得,在南非有许多黑人选择,有人反对它,有许多政党将不听它发号施令。如果非国大要在一个新民主的崛起中发挥作用。它就必须作为一个自由政党在其他政党中自己谋生。

我希望说服安理会成员相信,非国大退出民主南非大会和采取大规模行动方案中的对抗战术,其目的在于使南非政治对自己的胃口。

现实是,筹备委员会在去年年底确定民主南非大会为谈判论坛,该谈判论坛仍然是南非唯一的谈判论坛。我们大家对这个论坛的不足和长处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只有非国大说什么民主南非大会会有致命的缺陷。

谈判破裂或缺乏任何明确的迹象表明谈判将获得成功,以及在敌意加深的气氛中获得成功,这将助长右翼政治。非国大将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拖延民主南非大会中的进展,接着提出一些破坏性要求,使德克勒克先生在选举之前没有喘息的时间,这样做在政治上对非国大是有利的。

十分清楚的是,对政府不利的谈判危机将有利于大规模政治行动和鼓动对非国大要求的支持。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正在目前的危机中发生。我必须在这篇发言中评估目前危机之前指出,尽管这场危机十分危险,它将只不过是一个开场白,如果德克勒克先生在非国大发起的第一次反对谈判的进攻面前不崩溃的话。

德克勒克先生将不会崩溃。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对德克勒克先生的实力或弱点作任何评价,而是因为事实上非国大并不是在对抗德克勒克先生,它正在对抗一个重新制度化的南非,这个重新制度化的南非正在把面前的所有政党推向谈判能够成功的中间政治。非国大面对的现实是,作为一个把自己看作是结束流亡生活回国的政府的革命化政党,它正在面临一个制度化的社会化进程。

非国大在向全世界特别是向联合国所作的发言中实际上正在谋求本党的政治利

益。

如果联合国不能承认,在整个历史时期,世界上的所有革命组织从来不习惯试图建立使其他政党可能赢得选举的政治制度,我们在浪费时间。

我想要一个由选民决定政府去留的政治制度。对我来说,这是民主的要素之一。从实际意义上讲,只要选民有权和方法罢免不得人心的政府,在废除种族隔离之后,谁担任第一届政府并不要紧。

因此,我向安理会说的第一件事情是,安理会必须听到非国大作为一个革命组织说的话,象各个时代全世界所有革命组织一样,非国大感兴趣的只是确定自己为结束流亡生活后回国的政府。确实,曼德拉先生经常把非国大说成是等待上任的政府。

非国大有自己制造的政治怪物。几十年来,非国大反复地向南非人进行政治宣传,声称它是解放运动的先锋,并声称,值得谈判的唯一事情是把权力交给人民,这就是把权力交给它自己。

我无需描绘我们的国家开始从中崛起的种族隔离社会。南非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联合国自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把南非局势列入大会或安全理事会议程。更不要说联合国其他机构,换言之,国际社会对南非了如指掌。但是,熟悉一般局势可能倾向于对这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产生过份简单的看法。

南非从来不是一个典型的殖民状况。从经济方面讲,南非表现出既是第一世界又是第三世界的特征。白人少数和黑人多数注定要在同一个国家创造出共同的命运。建立一个非种族的、无性别歧视的和民主的国家,将需更高一级的和解与政治家风度。要作到这一点,不是靠边缘政策,而是政治家风度。只有让步才能作到这一点。这是一个给予和接受的问题。

南非人民对过渡问题的反应是令人振奋的。在通过和解与谈判解决我国危机的必要性上实际存在着一致看法。在这方面,可以指出在我国出现的两种主要体制。我指的是1991年9月14日签署的《全国和平协定》以及1991年12月20日成立的民主南非会议。

几十年来,南非一直是一个与自我分裂的国家。暴力几乎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曾经出现过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革命党派发动的武装斗争。虽然现在武装斗争几乎终止,然而我认为国际社会应注意到这一情况。暴力只是暂停。所以,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它的弓上总有一根恢复武装斗争的弦。

曼德拉先生不仅是武装斗争的缔造者--Umkhonto wesizwe是这一斗争的军事臂膀。他实际上是这一军事臂膀的总司令,就在几过月之前,他作为军队的总司令在乌干达穿着军服在营地中与一些人谈话。

把受压迫人民的这场争取自由的斗争看成是国际上支持的对南非的全面攻击的一部分的当局作出了反应。一些党派从未流亡过,而且必须找出其它用以在南非内部反对种族隔离的其他战略和战术。

那些在政治上、方法上和战术上相互分歧的人之间也出现了自相残杀和兄弟残杀。我们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联盟在斗争的目标上面从未出现过分歧。实际上,在我看来似乎人们的记性不好,因为我一直同坦博先生保持十分良好的关系。我在伦敦会晤过坦博先生。我在斯德哥尔摩会见过他。我在拉各斯见过他并在马拉维会过面,我们在内罗毕见过面并在直到1979年的许多年中一直见过面。甚至在我创立英卡塔自由党之后我们之间一直未出现任何问题。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

更不用说曼德拉先生本人了。姆比基先生正坐在这里。实际上,他曾于70年代中期来到希斯洛机场对我说:“我们是盟友”。尽管我创立了英卡塔自由党,然而我们把自己看作是同盟。我们要作那些联合起来才能够作到的事情。

实际上,我于1979年率领代表团前往伦敦,我们在那里与坦博先生--当时为流亡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所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两天半的讨论,当时我们就南非正在进行的斗争谈了两天半,而且显然我们在两件事上意见分歧:一,我们对使用暴力的问题意见分歧。我们不能赞成暴力,其次,我们也不能赞成制裁。

谈论曼德拉先生是一件令人情绪十分激昂的事,因为我们的关系不仅是政治性的,也不仅是同事间的关系,而且还具有家庭关系,在他被监禁的整个时间里,我们一

直通信。他被释放的时候曾与我联络。他在被释放给他打电话的第一批人士中就有我自己。他打电话告诉我：他想来我家看望我。他还要我为他安排会见祖鲁王，对此我表示同意。然而后来，由于在彼得马里茨堡爆发了暴力，他于是请求我与他一起到那里在我们的追随者的一次联合和平集会上讲话，而我欣然同意。

然而，问题是就在我们要到那里的几天之前，我得到的口信说曼德拉先生不再想去那里。我给他打电话，他于是告诉我哈里·克瓦拉先生——他是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死硬斯大林主义者——率领一个大约一百人的代表团来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的办事处并告知曼德拉先生：他不应与我一道去联合和平集会讲话，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流血事件。

我不同意会出现任何这种流血事件。然而，实际上乌姆萨塔的一些酋长们后来问他为什么没有举行会晤，曼德拉先生本人向酋长们解释说：他不能见我是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些成员几乎把他掐死。他用了“掐死”这个字。

国家总统德克勒克先生于1990年2月2日在南非议会中所阐明的根本改变政策之举，打破几十年来长期的暴力与冲突的循环。这意味着在南非的80年历史中，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将第一次自此通过调解与谈判而得到解决。

德克勒克的演讲是全体南非人的胜利。正如安理会各尊敬的成员所知道的那样，胜利时会有很多将军前来争功。很多人现在单方面宣布：德克勒克历史性的演讲是这个和那个组织努力的结果。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在争取南非民主努力中所取得的进展是很多代人手中的工作。

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克瓦祖鲁政府，愿再次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南非最大的民族群体祖鲁人民，拒绝接受“大种族隔离”。这是把南非变成一些白人少数将居统治地位的地区的企图失败的根本原因。

多年来，我亲自代表我国政府和全体南非人民拒绝参加与历届政府的任何谈判，除非而且直至曼德拉先生得到释放、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组织获得解禁以及流亡人士被允许返回家园。人们很健忘，现在想抹杀克瓦祖鲁和英卡塔自由党在争取自

由战斗中的努力。

我之所以谈到这一切,是因为存在一种概念:即黑人与白人之间长期的斗争现已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我任主席的英卡塔自由党之间争夺权利的斗争。身为签署《全国和平协定》一方的英卡塔自由党,从未奉行过煽动针对任何人的暴力的政策。如果英卡塔自由党积极煽动祖鲁族反对其对手,则南非的局势就会完全不同,会相当混乱。事实是我们作为领导人一直持续从事克制我们的追随者的活动,他们成为那些几十年把暴力当作其政策的一部分的组织发动的袭击的受害者。

罪恶的屠杀在博伊帕通造成的巨大悲剧,某些方面对之兴灾乐祸并予以利用。一种我只能称为名符其实的疯狂宣传的行动,指责南非政府和英卡塔自由党要对发生的暴力负责。实际上,英卡塔自由党的成员也在博伊帕通被屠杀。英卡塔的一些成员在举行的大规模葬礼中被当作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而掩埋。他们被当作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被掩埋,是因为他们死于这场屠杀。

我要指出,暴力并不象莱索托代表所指出的那样,并未在纳塔尔·格瓦祖鲁开始。1984年它爆发于瓦尔三角地区--甚至现在仍然是最激烈的--那是博伊帕通所在地。那里一直是一个困难地区。第一次黑人暴力于1984年发生在那里,当时一名黑人地方议员德拉米尼先生被烧死于他的汽车内,原因不外乎他是一名议员,因而在杀死他的人眼里是一名“勾结者”。非国大从卢萨卡的自由电台发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广播要青年人结帮成伙去杀死所有被他们指为勾结者的人。

几十年来,南非一直是一个自我分裂的国家。暴力几乎成为南非境内很多人的生活方式。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革命组织发动了所谓的武装斗争。当局认为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是一场苏联赞助的斗争并支持全面攻击南非因而作出了反应,这是官方的看法。还有一些其他党派,例如英卡塔自由党,当时它仍然是英卡塔文化解放运动,象我所说的那样并没有流亡,不得不寻求用于反对种族隔离的其他战略和战术。还出现了我已提及的自相残杀和兄弟残杀式的暴力。

换言之,实际情况远比那些企图提出一种经过窜改的对我国过去几年的历史的

说明的人所介绍的情况复杂。我愿代表英卡塔自由党严正反对把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组织粉饰为从未使自己的双手染上胁迫、恫吓和暴力灰尘身穿金甲的正直骑士的任何企图。

非洲人国民大会正象所指出的那样,拥有一个称作Umkhonto WeSiawe的军事组织,由数千名曾在前苏联和其他崩溃的东欧政权中接受训练的人员组成。该组织控制着包括臭名昭著的AK-47冲锋枪在内的大批现代武器贮存。

我们被迫同非洲人国民大会谈判,该组织顽固拒绝停止扩充人员和对其成员进行军事训练。自1990年2月起,成千名“民族之矛”经过军事训练的的成员从监狱被释放出来从流放中回到南非,现在正在南非。我的人民正在被“民族之矛”的行动所杀戮。这些人不能突然将自己转变成民族选举的和平劝说者。他们是突击队,胁迫和威胁拒绝执行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命令并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政策的每一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英卡塔自由党惹怒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原因,其结果是遭受到诸如我们昨天所见到的恶毒的宣传攻击。这恰恰因为它是独立于南非政府、能够制止非洲人国民大会企图不符合宪法地夺取政权的唯一政治组成。英卡塔是能够抵制它对其英卡塔成员的胁迫和恐吓的唯一政党。尽管英卡塔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我们的对手认识到英卡塔是对任何企图在南非建立非民主一党国家来取带目前种族隔离国家的一个障碍。英卡塔也使非洲国民人大会同政府之间以民主为代价进行任何交易的作法都不可能成功。下列宣传策略充分证明不现实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常规做法:一个拥有巨大现代苏联武器军火库的党恳求解除普通祖鲁人民的武器,他们传统佩带矛、棍和盾。

我已一再重申我支持禁止在公众场合佩带危险武器。但是有些东西仅仅是祖鲁人民的装备。我们有一些传统的装备,例如我的这根棍子,现在我就带着它并且将一直带到我寿终正寝之日。这是我们人民的一种文明。比如在游行中我从没看见人们、士兵或警察带着剑来威胁任何人。在南非我们所应对付的事就是暴力文明。你可以用一个女人的鞋子来杀人。南非所有的人应对付的就是暴力文明暴力。

我要请求主席允许散发我已经通过电传发给他的一份讲话的文本,以供成员们了解。我现在不打算谈这一问题。上述文件对于我所提到的问题提供了更多的情况。如果成员们想要话我愿散发给他们,当然除非他们不愿被真理或被事实所混淆的话。

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和阿扎尼亚泛非洲主义者大会主席在这里两次所提到的有关训练200名祖鲁人的事件,情况是斯威士兰非洲人国民大会好战的“民族之矛”一名领导人德瑞克·里昂内尔先生正在准备派一个突击队来刺杀我和我的同事们并摧毁建筑物,因为我没有接受所谓的独立。

我没有军队。祖鲁人没有任何军队。因此,警察长决定要200名祖鲁人到保护要人服务处进行训练。后来他把这些人带到军方进行保护要人训练。后来我们把他们并到克瓦祖鲁警察中。其中的某些人提供给我们来照顾部长们、我本人、建筑物等等。现在戈德斯通委员会事实上正在进行调查。我感到惊奇的是,有些是律师或具有法律头脑的人竟然议论戈德斯通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的事件,他们说这些人是打人突击队的成员。这恰恰是戈德斯通委员会将要调查的事。

南非新闻媒介的偏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这个案中我们说我们是打人突击队的主要证人根西·库马乐被代表我们的律师彻底击败了。他承认事实上他在撒谎,他从未见过这种打人突击队的任何训练,这就是南非人国民大会主席和阿扎尼亚泛非洲主义者大会主席在这一讨论中所提及的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在这一案件中也有一个双重标准,有一些被特兰斯凯警察所逮捕的人来到了特兰斯凯。他们身上带有某些英卡塔自由党领导人的名单他们来就是为了行刺这些领导人。他们之中的一人有身份证证明阿扎尼亚泛非洲主义者大会好战的“民族之矛的”,某些成员正在被并入特兰斯凯军队。这里有着双重标准,因为特兰斯凯首脑是由南非国防部队所训练的,而特兰斯凯军队是由南非国防部队训练的。

另外还有宿舍的问题。我要说明,黑人男子单独居住的宿舍是南非不可原谅过去的一部分。它是各个白人政权,包括种族隔离政权,强加在南非黑人身上的移民劳

工制度的一个部分。在过去，南非政府不准许黑人工人将其妻子和子女带到他们工作的所在地。有一位副长弗龙曼先生曾经这样描述黑人妇女和儿童说他们“多余的附属品”。

因此有成千的黑人工人无意把妻子或家人带到城市来。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人将会需要单身住处。我们的立场是南非黑色人口的一半都是由仅仅十五岁或年龄更小的人组成的。因此，我们有一个十分年轻的人口，他们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需要良好的单身居住处。但是许多宿舍多年来未被得到照管，因此不适合人们居住。必需将其提高改善使人们能使用这些宿舍。

如果将某些宿舍改变为家庭住所，我们英卡塔并不反对，但是毫无疑问我们的人之中有许多人将会在未来的许多年之中愿意使用这类住所。

在博伊帕通惨案发生后报纸所报道的克瓦马达拉宿舍在近几年来已成为下列人们的悲惨的栖身之处，即那些逃离瓦尔三角地瘟疫般的暴力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这些人的家遭到毁坏，他们的亲人死于恐怖的暴力，这使他们的生活受到创伤。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名所谓英卡塔自由党的成员被砍死的野蛮情况，他是世界所有的照相机之前、在博伊帕通葬礼那一天当着一大群人的面前、当着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最高领导人的面前被砍死的，也是在他们所有人的面前被焚烧的。住在克瓦马达拉宿舍的人十分惊恐，正在该地区寻找另一个居住的地方，否则就只能总是大暴力威胁之下生活。

我并不是要说明克瓦马达拉居民的有罪性，我并不是一个如果某个宿舍里某些人作了可怕的事情以后，就对整个宿舍进行谴责的人。我只是提到某些人无助于事的习惯，他们还不了解事实真相就忙于谴责那个宿舍的所有居民。

现在我要停一下以便将我的看法告诉给各自戈德斯通委员会。去年举行了多党谈判，其结果是召开了全国和平大会，在此大会上于1991年9月14日签订了全国和平协定。即使在那一场合，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向德克勒克先生说无意解散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战斗的“民族之矛”，那时协定刚签还墨迹未干。这一

和平协定建立了反对暴力的各种机制,这些机制之一是建立,防止暴力和威胁委员会。十分明显,戈德斯通委员会仅仅开始其工作。全国和平大会召开以来,去年暴力一直升级,现在已达到危机的程度。

我们面临这一现实:戈德斯通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本质使它无法对各个政党的相对价值以及他们对和平进程的贡献进行评估。其本质也使它不能超越1989年,事实上南非目前暴力的基础正是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奠定的。正是在那一段时期,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发表了内部声明说,布特莱齐并不是政权的傀儡,而是一个反革命,他们必须对他做工作以剥夺他的根基。泛非主义者国民大会某些高级成员说,布特莱齐是毒化南非的一条蛇——“我们必须打在它的头寸上”。这就是预测。

必须对戈德斯通委员会的这一特别注意力予以考虑,其调查结果将用于作为对南非政府和任何政党对目前谈判所产生的僵局应负的罪责。

我们非常感谢根据联合国本论坛听取他方理由的原则,使我们第一次能够阐述我们的观点。我想强调说,你们尽可以从非洲统一组织或你们这个组织向非洲派遣许多代表团,但是只要采取偏袒一方的姿态,只相信一方而不相信其他的方面,那么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只会使问题恶化。

英卡塔自由党向《全国和平协定》所建立的全国和平委员会提出,它应包括监测在协定上签字的各政党的政策与战略。我们不仅希望确实调查具体的暴力事件。如果我们真的要把握暴力的真实原因,我们必须把过去的革命宣传与现在的革命活动结合起来考虑。

在南非的暴力问题上,英卡塔自由党没有资源、人力、金钱或外交支持来控制南非和国际新闻界。如果你们接受我的那匣文件,你们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位非常高级的记者写的文章,他们指出了这种对英卡塔自由党有偏见的情况。

整个世界都听说了博伊帕通,世界听到博伊帕通是因为世界有效和正确地报道了这一事件。在博伊帕通地区,39人在一次令人发指的攻击中丧身。今年4月,仅仅

是几个星期以前，东兰德的十字路口棚户营遭受了类似的攻击。25名英卡塔自由党成员遭到攻击，在那天晚上的暴力狂潮中有人丧生，这次事件同博伊帕通的暴力事件一样，有妇女甚至婴儿遭到杀害。

我还可以提出许多其他的屠杀事件。在某些事件中，南非警察被控参与其事，并同联合民主阵线的成员为伍。他们杀害了英卡塔自由党的成员，也杀害了青年，13名青年人在恩格瓦山被杀害。我还能说出其他一些案件，一些人在类似的情况下被杀害。

但是并没有出现类似目前这种博伊帕通事件而激起的惊呼，因为死的是英卡塔自由党的成员，因为英卡塔自由党没有资源在应有的程度上揭露这种事件，而且因为象非统组织和你们这样的机构从没有给我们一次机会来为自己说话。我并不是说我们想在这里搞宣传；我们是想说话，就象我现在做的这样，使你们能够听到各方面的声音，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博伊帕通事件后出现的大规模宣传是那些有资源来进行宣传的人所做的，他们拥有的国际联系是我们所没有的。

我认为，南非政府在民主南非大会的范围外仅仅同非洲人国民大会一家讨论民主南非大会问题是错误的，如果这种情况得到鼓励，民主南非大会将会遭受到也许最后证明是不可挽回的损失。推销有关国家前途的宪法问题能够在两极的基础上仅有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政府间加以解决这种看法势必将扩大现已存在的裂痕。这些裂痕反过来又会煽起暴力的烈焰。我要怀着所有应有的尊重说，政府同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永远不能仅靠他们自己就解决暴力或谈判的问题。

因为南非是一个多种族国家。南非的民族学使人在处理问题时必须非常谨慎。我们欢迎一个非常强有力和有效的国际调查团，受命调查暴力的根源并监测目前的暴力情况，以便提供一幅更为客观和不带特别色彩的图象，取代目前各方间的相互指责，这种相互指责破坏了我国的谈判进程。

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到这里来向你们引述这些所谓事件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理事会的成员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其中有西索鲁先生；不论在那种意义

上,这种情况都不能算作公正。南非有些组织拥有听上去无害的名称,例如人权律师小组和法律资源中心,这些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掩人耳目的把戏,他们发表了这些报告。当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来后,他们从那里掘取了所有这些情报,这些伤害我们的毒汁,把它散遍全世界。

同用来结束冲突与暴力的手段并行的是为南非新宪法所开展的谈判。同从前非洲的所有各种经验不同的是,这部宪法必须不仅满足黑人多数的愿望,也必须满足数量很大的白人少数的愿望。

非洲大多数独立宪法都是在所有政党一道的制宪会议上谈判达成的,在这种会议上,用来达成决定的办法是协商一致而不是表决。因此,这些宪法成为所有那些参与谈判的人的共有财产。非洲过去30年的历史表明,以协商一致通过的宪法并不一定能保证它们长寿。但是,它们比那种产生于冲突中的宪法命运要好些。

英卡塔自由党认为,谈判南非民主宪法的最佳论坛应当是一个包括所有方面的制宪会议,象所有前英国殖民地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团结所有切实证明拥有群众基础的政党以及传统的国王、统治者和酋长。

南非民主大会按其目前的组成,在实现我们关于一个包括所有方面的制宪筹备机构的理想方面进了一大步。当然我们认为它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排斥了祖鲁族这个南非最大的民族。祖鲁人民认为他们自己是被攻击的对象,因为在1990年7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联合民主阵线及南非工会大会在全国组织了一次抵制运动,其宗旨在于迫使南非政府解散克瓦祖鲁。你们知道,克瓦祖鲁不是一个种族隔离的产物。克瓦祖鲁是一个主权民族、一个王国。直至现在我们都有一位国王,就象斯威士兰和莱索托。历史将证明,事实上绝无仅有被排斥在外的正是他们当中最优先的人物。

特兰其凯的哲毫萨人有哲毫萨人的政府代表。西斯凯的哲毫萨人由西斯凯哲毫萨人的政府代表。文达的文达人有文达人的政府代表。博普塔茨瓦纳的人民由博普塔茨瓦纳政府代表。但最大的民族祖鲁族却无人代表。这样不可能实现和平。

一些重要的力量,如泛非主义者大会、阿扎尼亚人民组织和保守党也抵制民主南非大会。我们已经试图敦促他们参加南非民主大会。尽管有这些缺陷,但是英卡撒自由党决定充分参加,同时保留其关于南非民主大会组成的立场。

在我们看来,要求起草宪法制宪机构有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决定的主张使民主南非大会的谈判遭到破坏。换言之,某些代表认为,一部遭到南非整整三分之一人口代表所反对的宪法能够在该国实现稳定与和平。如果考虑到这是3 700万总人口中大约1200万人,就会理解这种方法将对制订南非民主宪法的人士造成严重问题。它同博伊帕通没有关系。

我不想用民主南非大会制宪谈判的各种细节来烦扰各位代表。我提出上述例子是因为其鼓吹者声称,他们是按照规定在南非制宪应执行那些步骤的哈拉雷宣言的条款形式。换言之,某些出席民主南非大会的代表认为他们受到在本国以外所作出的决定的严格束缚。他们声称,在全世界都是由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宪法的,这是一条普遍规则。看来这是把首次通过一部宪法同一国宪法中有关如何修正宪法的规定混为一谈。事先决定一套相互制约的制度正是这场争议的中心所在,它同博伊帕通毫无关系。它同白人少数的否决权也完全无关。那种说法全然不对。

没有任何一种办法能够替代民主南非大会这种谈判机构民主南非大会取得了很多成就,包括关于保证自由和公平选举的过渡安排,临时政府及起草南非宪章最终文本的制宪机构。

南非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不知道南非对提交本机构的这些决议将作何种反映。我能说的是,克瓦祖鲁政府和英卡塔自由党将欢迎任何特别代表并同它合作,而这位代表将受命深入调查我国目前盛行的暴力的根源及内在原因,以便提出措施结束暴力。我们对建立某种监测机制,持续的观察南非的支向并提出建议也无严重异议。

然而,我必须提出警告。不管设想中的是何种国际存在,只要它被认为是旨在巩固内部政治冲突中的某一方或某几方的联盟的地位,那它只能会使局势恶化。南非

的各方已经掀起了一场激烈而持久的宣传战。这一宣传战不是根据事实、证据或现实,而是根据新闻形象和感觉把人们联合在这一边或那一边。任何调查都应穿透宣传的表壳,并且客观地和不抱偏见地确定局势的真相,这点是至关重要的,上述宣传表壳业已包围了我国若干事件。这将显然促进旨在接受冲突和建立谈判进程的调停和和解的任务。

我还要说明在目前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性质的安全部队或军事部队来维持和平。我们将反对这种干预,不仅是原则上反对,而且因为它将破坏由南非人民自己所形成的解决办法。从我国的历史来看,任何看来是外加的解决办法成功的希望都很小。

我们没有把这一庄严机构的会议变为一个宣传场地来反映南非人民的内部斗争。对于所谓事实的每一个指控,英卡塔自由党只能以反指控来进行答复。我认为这将取代正在要求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所进行的调查和监测作用。

因此我要求主席向所有代表散发各种文件,包括向国际社会提供有关南非暴力的分析;全国和平协定;以及扼要说明谈判为什么会停顿。这些文件显然是从英卡塔自由党的角度以及卡瓦祖鲁政府的角度写的。但是它们确实包含了有助于任何国际调查的基本材料。

南非在走向新的、非种族、民主秩序的道路上正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我们正在进行一项伟大而崇高的事业,其目的是以一个非种族、民主的社会来取代一个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制度。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创举。我们正在企图将其统一在一种共同命运之下的社团属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我们是当代各种困境之一的一个缩影,即,弥合白人和黑人、西方和非洲之间的历史差别和文化差别。

1990年2月25日曼德拉先生在他在德班举行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上在许多人面前承认他欣赏我在使他取得释放中所起的作用。我曾拒绝同当局进行谈判直到他被释放为止,那是事实。德克勒克先生的一次著名讲话是在7月2日在南非议会上发表

的。我是帮助他达到那一点的许多人当中的唯一的一个领导人，他也专门提及我曾帮助他达到放弃种族隔离的阶段。

我和我的党英卡塔自由党对于南非将接受挑战并能满足人们的期望怀有乐观看法。国际社会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我们十分欣赏这点。在使南非人民不仅为了南非而且为了整个非洲达到建立一个民主和繁荣未来的目的时国际社会能做出建设性的贡献。

最后，我要补充说，如果保持制裁，南非的暴力就不会停止。在我离开南非之前，一个由讲南非荷兰语和讲英语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在见了德克勒克先生之后来见我。他们在几天之后还要见南非国民大会主席曼德拉先生。他们告诉我说没有当地的或国际的新的投资，经济十分窘迫。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问题呢？南非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联盟正在计划从下个月8月开始到12月进行缺勤，这种缺勤总是通过胁迫和暴力进行的。他们正在计划进行全国性的消费者抵制——这一行动具体要求他们必须和平地支持民主进程。在这种消费品抵制中有时要求老年妇女喝食油和洗涤剂。将在涉及暴力的那些安全部队人员的家中举行游行；应该对不同地区的人举行更多的审判；应该展开运动恢复所有家园人民的公民权；占领博茨瓦纳和西斯基办公室；在卡瓦祖鲁立法议会举行游行。

如果以上不是暴力和流血的做法，那么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暴力和流血的做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布特莱齐先生对我的赞扬的话。

我并不想侵犯任何发言人希望发表长篇讲话的权利，但是如果以下的发言人能尽可能的做简短发言的话我将十分欣赏。

下一位发言人是卢加斯·曼戈普先生，安理会根据其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现在请曼戈普先生发言，他将以他个人的身份发言。这并不意味着安理会或其任何成员承认他所代表的组织或实体。我请曼戈普先生在安理会会议桌就座并发表讲话。

曼戈普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安理会成员和非洲统一组织成员为我们提供机会帮助扩大你们对于南非目标形势的了解。

贾尼·斯马茨将军是南非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对后来成为联合国的国联的概念形成和创立起了不小的作用。今天他一定在坟墓中转辗不安。

在南非人们以无法形容的野蛮方式自相残杀数以千计的人的时候,人们不得猜测联合国的创建人会做出何种反应。

从南非目前满不在意的暴力和杀戮以及该国最近的历史(由于其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它将永远遭到破坏)来看,任何人都不会因为对于该国极其明显地走向自我灭亡表示深切关注而受到谴责。

可悲的讽刺是,三百多年来南非黑人为了争取自由和恢复其尊严进行了斗争,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最后的代价。现在正当看来我们要实现该梦想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切都毫无必要的处于风险之中。

可以把南非比做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最近在共产主义崩溃之后的欧洲形势的一种缩影。

在那些关键时刻,出现了有远见的人们,他们从混乱中建立了秩序,在只有沮丧和冷漠的地方恢复了民族自豪和勤奋精神。

我们博茨瓦纳人对于我们地区的前景具有坚定的乐观的看法,我们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我们地区的人民有着使他们从几近灭亡的灰烬中升起的东西,并且能在别人以为我们将要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

我国人民,说茨瓦纳语言的博茨瓦纳人民,经历过背叛、征服、分裂、失去身份和尊严以及种族隔离的非人道。

从我国人民的历史一开始,而且肯定是早在第一个白人出现之前,我国人民就占领了一般称之为南非西南部地区。1871年,在现在臭名昭著的当年的基特奖的条文中英国正式从法律上承认我们的主权。

我们的祖先深感不安的是，如果不制止英国和布尔在该地区的扩张，他们将会失去其土地、自由和主权。人们使他们相信基特奖就是对他们恐惧的答复，他们诚心诚意地接受了其有效性。它毕竟是受到英帝国和君主制度支持的。

但是，在作出该裁决几个月内，英国人自食其言，这项裁决的价值还不如书写它的纸值钱。我们最害怕的成了现实。当时被称作英属贝专纳的我国土地于1895年被并入开普殖民地，而白厅的大笔一挥，我们祖先的其他土地就成了今天的独立国家博茨瓦纳。

以后发生的事件都是有文件记载的。当时是英属贝专纳的博茨瓦纳——今天我国博普塔茨瓦纳——的土地和权利都被英国人和布尔人有条不紊地加以剥夺。我国人民被分割并被迫分散在整个次大陆。我国人民的文化、语言和社会结构在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下开始消失并丧失殆尽——种族隔离的邪恶使这一局势变得更加严重。

但是，自始至终我们的心中都燃烧着建国的闪烁火焰，这是任何摧残或不人道都无法扑灭的。培育这种火焰，保持其光芒是我们生存的一个重要事实，任何人为的哲学或意识形态都无法动摇。这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坚定信念，上帝以其无限的智慧终将显示其力量，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们认为，1977年上帝显灵了，我们终于摆脱南非实现独立，并开始从这样一个庞大的任务，即几乎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重建我国。自那时以来，我们用成功挫败了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将继续这样作。

1977年我们曾认为，今天我们仍认为，我们并不是象我们国内的批评者想要世界相信的那样，是种族隔离的孩子。我要强调指出，我们不是种族隔离的产物。我们有效地利用了种族隔离政策，开始索回理应属于我们并错误地从我们的手中夺走的东西。

在过去14年中，我们通过一项积极的自由企业政策，明智的经济政策以及缩小政府而不是扩大政府，已成为本来会十分黑暗的非洲大陆上的一个唯一的灯塔。我们的成功是有案可查的，这一切成就都是在无法得到通常的国际发展基金资源，并没有

任何人道主义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庇护所，每天都有大批的南非人逃到我国，以躲避他们国内的暴力和不稳定的情况。这些穷人的悲惨情况不堪描述，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帮助他们。

博普塔茨瓦纳的成功经验是许多因素造成的，其中十分重要的是我们自14年前独立以来一直享有政治和工业稳定。

但是，我有一项不值得羡慕的任务，即今天要向安理会报告，目前笼罩我们邻国南非的动荡和暴力的乌云几乎不可避免地正开始遮盖通常普照博普塔茨瓦纳稳定和进步的阳光。虽然博普塔茨瓦纳目前在很大的程度上尚未遭受目前席卷南非的暴力，但我们知道，在博普塔茨瓦纳进行大规模行动、罢工和抵制的计划早已出笼。

虽然今天我不愿为追究目前事态的责任进行毫无益处的指责，对博普塔茨瓦纳而言，某些事实必须正式地提出来。

不幸的是，我国的记录表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官方政策是旨在破坏博普塔茨瓦纳的稳定，其目标是创造一种无法管理的气氛，以便扶植一个它所喜欢的政权。今年5月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政策会议又再次正式地确认这一政策。

我在此所说的并非异端邪说，凭空臆造。这是事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著名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都公开谈到这些计划，最近一次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位领导人进行的卑鄙攻击，他保证说，要使用可怕的用绳子把人勒死的政治暗杀方法，确保把我的党赶出政府。

我们的主要哲学一直是，而且将继续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只有在谈判桌上才能解决我们区域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我们是一个非暴力的国家，迄今我们的任何成就都是通过文明对话和谈判进程取得的。

今年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曼德拉先生来到我国首都姆马巴索，同我国政府和我讨论目前局势。在我们冗长的会议中曼德拉先生感谢我在他被监禁的年月里一直坚持释放他并在南非解除对其组织的禁令。他还承认，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博普塔茨

瓦纳从未受到禁止或限制。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曼德拉先生在看到证据后，亲自作出保证，非洲人国民大会将立即停止其精心策划的在博普塔茨瓦纳破坏稳定的计划。

我失望地向各位报告，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最明白的各种原因，这一承诺没有得到履行。

对我们来说，我们已反复表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博普塔茨瓦纳没有而且从未禁止。只要非洲人国民大会满足简单并公认的要求，作为一个政党进行登记，并据此对其行为和言论负责，它将享有不受阻碍地在博普塔茨瓦纳进行活动的民主权利。

我们所掌握的不可辩驳的情报，加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同盟和前线组织最近的讲话和行动，这些都表明，破坏博普塔茨瓦纳稳定的活动已经升级。我们掌握的证据表明，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在奉行一种双重议程，该议程包括一方面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全面破坏它持异议的各机构和个人。

遗憾的是，一个共同对民主南非会议意向宣言和和平协定措辞负责并是这两项文件签署者的组织可以坚持通过大规模行动、恐吓、罢工和秘密阴谋，从事破坏稳定的活动。在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这种活动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抗。暴力、纵火和可怕的人命损失。

考虑到这一点，值得注意，我们中许多人坚决相信，非洲人国民大会退出民主南非会议并开始其大众行动方案的决定是在第二届民主南非会议甚至还未召开之前就作出的。请记住，我们是民主南非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其管理委员会。

我们不可理解的是，尽管民主南非会议管理委员会在第二届民主南非会议陷入僵局之后召开了几次会议，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提出或坚持它现在正开始采取大众行动的那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被列入随后每一次会议的议程，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几乎完全忽视这些问题。

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那样不负责任的利用群众的情绪对我们朝着真正民主发展没有任何作用，只会使我们更快地一头扎入无政府状况和绝望境地。

就博普塔茨瓦纳而言,我们已经并准备继续对我们区域严重问题的解决作出建设性的贡献。我们应邀参加了在民主南非会议上的审议,并且很愿意这样做。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坚信,我们可以作出极其有意义的贡献。博普塔茨瓦纳可以分享许多来之不易的经验,这些经验导致了我们可以夸耀的许多成就。

我们卑谦和真诚地指出,如果安理会希望看到并经历南非接近理想的未来的样子,包括发展和种族间的和协,它应当访问并经历今天的博普塔茨瓦纳。我卑谦和真诚地邀请安理会这样作,如同我们已经向非洲统一组织发出的邀请。

多年来,我们深信,我们区域问题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法将是采纳一种联邦制度,在这样一个制度中的各个主权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尽可能密切的经济联系。

但是,不管谈判进程将产生何种结果,我们最大的考虑始终是将我们的建议建立在我们认为最有利于我们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然后请人民本身作出最后决定。

最后,我今天想提议,所有南部非洲领导人放开私利和权力政治,让我们迎头负起责任,通过理性谈判结束混乱和痛苦。我呼吁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利用其巨大的影响力批准这项提议。这是正确和公平的前进之路;这是负责的前进之路;这是唯一的前进之路。其他替代办法太可怕了,不能考虑。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Oupa J.Gqozo准将,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我请Oupa J.Gqozo准将发言,他将以个人身分发言。这并不意味着安理会或其任何成员承认他声称代表的组织或实体。我请Gqozo准将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Gqozo先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对邀请我在安理会发言向安理会表示深切感谢并表示我国的赞赏。主席先生,我们确实赞赏你出于自己的智慧和安理会的领导,认为也听取南非现实中的一些其他党派的发言是恰当和必要的,不管它们是否得到安理会的承认。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

必须说说南非的真相。不理解现实能够并将导致整个非洲大陆的灾难。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在此将真相告诉你们。甚至是偏离真相一句话

也将是对世界我们这个地区的人民的不公正。

我特别记得布莱德利参议员本周前几天在纽约这里的民主党大会上所说的话：

“在我们历史的另一个时候，小马丁·路德·金在狱中写到：‘我们本代人将必须忏悔不仅因为坏人的恶毒的言词和行动，而且也因为好人沉默不语’。”

我不想为保持沉默而忏悔。

真相是，政治暴力和残酷的恫吓日夜都在骚扰南非。

知道一些历史事实很重要。首先，在1950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真正的解放运动——我重复“真正的”。它反对种族隔离的压迫性法律规则和条例。

但是，这种种族隔离已经迅速完蛋，已成为历史。这是不能否认的，甚至是该制度的死敌，象我们这样的人南非人和南非黑人也不能否认。

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继续进行这场斗争，从事1950年代的政治，报复政治，这意味着暴力、恐吓和破坏人民的日常生活，给国家经济造成了消极后果。如果我们拒绝放弃受奴役的过去，我们就不能希望对今后的解放作出积极的贡献。我们都必须首先在思想上获得解放。

致力于在南非进行变革的人尚未认识到，不管是蓄意的还是受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宣传的影响，他们已经被解放了。曾被禁止的政治党派和组织现在几乎可以任意自由活动。

由于这种不现实的态度和拒绝接受对他们最终有利的目前的状况，3 600万人民正不必要的受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和要求得到了南非边界外部的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为什么？

说德克勒克总统领导下的国民党代表所有白人是不对的。声称非洲人国民大会一个组织就代表了南非黑人的政治愿望是荒唐和不负责任的，相信这种话就更糟。

连续不断的有选择的报道和无情的宣传机器甚至已经说服负责任的各国政府，相信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了南非的所有黑人。这不是事实。

多年来南非有许多政治团体纷纷成立。这是现实。19个团体派代表参加了民主南非会议谈判,这些谈判得到了全世界的注意。这是现实。许多其他团体没有参加这些谈判。然而,事实是,这些没有参加民主南非会议的团体代表着人民,这就是联合国的全部作用——人民及其在地球上和平生活的权利。

然而,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摆出一副假的优越感,以为它理所当然地有权代表所有其他人谈判。他们忘了根据在民主南非会议上所签署一项声明的规定,他们只是立宪进程中的平等参加者而已。他们没有道理持其他看法。

非国大散播这样一种概念,即他们将成为未来政府。这太放肆了。当他们不能按他们的主张行事时,非国大就诉诸暴力,以便在被他们蒙骗了的国际支持者面前救回面子。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已不再是一个进步的解放运动的行为和态度,而是一个一心想以革命手段夺取权力的压迫性行动的行为与态度。他们唯一关心地只是把权力从白人转移给黑人,但这是不现实的提议。他成了种族性的。

南非有十个家园。国际社会是否承认他们都无关紧要。他们存在着。境内有千百万人民。

其中六个家园是自治的。再者,如果有人或大家都不相信,那只是否认存在着的事实。其中四个家园在政治上是独立和自治的,就像我国西斯凯。他们等待着有一天能同痛苦地产生的新的南非一起享有自己的地位。

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为什么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必须而且应该了解在非洲南部南部地区发生着的情况。请允许我遗憾地建议,不承认事实和不顾现实乃是政治上的权宜办法。为什么破坏他们的存在,造成进一步的苦难?目的何在?罪恶用意何在?不幸的是,我们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这是一罪恶的强权与贪婪的概念。

这些独立国家的领导不会如意消失。非国大想消灭不支持他们的那些领导人,这是真的,他们已以企图这样做了。这是事实。

旧的种族隔离是一具等待入土的尸体。但一种更大、更邪恶的种族隔离现在正在出现。这是由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联盟搞得。这是一种丑恶的无法言表的东西。

我国人民不同意用黑人的种族主义取代白人的种族主义，用黑的种族隔离取代白人的种族隔离。黑人、白人政治的神话已经结束。我国人民现在关心的是共同的价值与标准的问题。而不是肤色或分割的问题。

同用项链进行缓慢的精神和肉体折磨相比，被一枪打死是幸运多了。今天，在我所在的地区，特别是在镇上，恐惧笼罩着人们，那里各种设施非常匮乏，恐怖却使许多人走向谋杀，因为他们不得不报仇或保护自己。这就是南非和我国今天的现实。

暴力不是偶然发生的。他是由不肯承认现实的变化势力以各种方式安排的。

当警察插手禁止这种暴力时，他们就受到宣传和世界范围的新闻报道的谴责与驱赶，这些人被赶出他们的城镇。他们一离镇，暴力就开始，世界再次听到南非政府或西斯凯政府，或这些国家中的其他任何政府拒绝禁止，或不想禁止暴力。事实就是这样。

非国大想要把过时和不成功的外国意识形态强加给和平、信奉宗教和传统的人民。这是民主？这是不是违反人民的人权？他们推动群众暴乱，以为这能带来变革。这种变革已在进行。事实上，他们的活动对变革的进程产生副作用。这些活动促进怨恨、恐吓和对权威的抵制。如果你任何方式不赞同或反对非国大，你就成为暴力的对象。然而，对所有这些的反对和反应正增长。暴力遭到暴力的抵抗，因为这一和平的人也会以他的一切保护他的亲人和财产。

事件的恶性循环日复一天地继续着。非国大不要谈判。继续谈判将意味着非国大必须同其他党派和组织享有权利，及随权利而来的一切。非国大全部都要，它要绝对权力。曾为了制止这种情况，发生过世界大战。为什么南非一定要例外？

非国大号称，他代表非洲人多数。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从人数上讲，他们所代表的只是南非境内黑人、白人、印度人、有色人种和其他亚洲人总数的一小部分。

拒不承认南非已经发生根本性和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并正在发生更多的变化，这才是暴力和动乱继续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世界确注视着，因无法解释的原因支持一个少数党实现所谓的多数人统治，不，一个还没有宣布自己个政党的组织。不管他

们反复说多少遍,他们都不代表非洲人民的多数。

我们是一个国家中有各种不同文化与语言的民族,这一国家在为纠正过去而进行着超人般的努力时,基本上受到错误的诽谤。当然,种族隔离毁坏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但我们必须给它一个改变的机会。我们必须相信南非的白人会变。但对南非的各种偏见增加和继续存在,这样做的甚至有南非的一个少数派角色非国大--至少就代表性而言。

他们玩弄的是什么游戏,非国大通过在南非境内的暴力和世界范围的宣传想达到的是什么目的,现在当然是一目了然。

我们越来越相信,问题不在于南非现在是什么,过去是什么,南非曾经做过什么,现在正在作什么,而是南非有什么,而且他们--支持非国大要求的国家和政府--要他,并想要无限制的控制他。当我们看到非国大受到与他们在南非所占有的代表性完全不成比例的尊重时,我们只能这样想。南非数百万,对,几百万人反对他们,但又不敢说,因为有报复和威吓;而实现报复与威吓的资金一直是由南非以外的人们和政府提供的。

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非国大及其盟友已经公开发誓,要使南非和西斯凯及博普塔茨瓦纳变得无法统治。这是民主?世界坚持建设一个新南非的民主进程,然而就有那些身居要职的人们继续支持以非民主的方式达到其目的的非国大。我们在要再次问一问为什么?

我们不是南非政府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组织的走狗。我们要讲话,因为我们的人民在受苦,他们受的太久了,因为我们都是真正的南非人,在那时出生长大。情况还会更糟,除非非国大的活动能被制止,并使他参加谈判。

想非国大不用威吓,通过谈判和民主进程达到其当政府的目的是异想天开。非国大仍然抱着过时的意识形态。他们支持世界许多地区的恐怖主义集团与组织,也得到这些集团与组织的支持。他们已在一些场合公开承认这一点。非国大相信消灭它的政治对手,特别是领导人。

我这样说是悲痛经验的，因为我曾经是这种手段的受害者。非国大不容忍反对。他们已经声明，在我的地区一个持相反意见的政治运动的存在，本身就是挑衅，应该加以摧毁。这声明之后发生了148多起暴力袭击。有人惨遭杀害、残废和受伤。他们的财产被汽油弹、放火摧毁和没收；他们的尊严受到骚扰与侮辱的侵犯。

非国大在我国招募青年以便让他们在国外受训，然而回来夺取政府权力，藐视现有权威。非国大继续在南非各地区储备武器。为什么？答案现在已一目了然，他们要通过枪杆子掌权。说他们在同种族隔离作战，已经不着边际。他们在同任何反对他们的人作战。

事实是南非治安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能够对付任何犯罪、破坏、或恐怖主义以及任何公民不服从或起义。这就是他们引起非国大愤怒的原因。出于这个原因，维持和平部队将不会成功。它将最终必须为非国大利益服务。无论如何，非国大不会为此事在南非接受维持和平部队、或其他任何部队或组织，除非它按照非国大的要求去做。由于南非革命势力的态度和恐吓活动，它们实际上正在并将使任何专业部队难以有效地执行其任务。这使群众难以同治安或执法机构地合作，以便同暴力做斗争。

非国大武装部队好几次装扮成治安部队并犯下另人发指的暴力罪行，以便使执法和治安部队受到牵连。令人失望和痛心的是，许多世界传播媒介对此大肆宣传，使世界相信南非治安部队实际上涉及这些卑怯的行径。据说，有些治安部队成员被发现介入这些卑怯行径，但不是所有人。

让我指出，在我国没有一个人因为南非治安部队或警察的行动而丧失生命或财产，在我国有许多人死去。所有的死亡、受伤和财产破坏都是由非国大及其追随者造成的。

民主南非大会并没有失败。它是被非国大奉南非共产党之命破坏的。

民主南非大会本来是一个我们大家不失尊严地、有目的地解决分歧的机会。那些在认识到他们不能够指挥民主南非大会时就拒绝谈判的好斗和不妥协的人把民主

南非大会变成徒劳的做法。这是事实。

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的战略现在造成百分之四十人口、即600万人失业；今年上半仅仅四个就业部门就失去5万个工作；武装抢动案在4个月中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多，今年前4个月中绑架增加超过百分之五十四。

非国大公开宣布反对外国和外国公司的投资。非国大不想要一个繁荣的南非，因为在一个繁荣的南非中，他们将迅速失去人民的支持，并发现很难煽动人们采取暴力行动。非国大现在号召采取大规模行动，这意味着同治安部队对抗。非国大将欢迎这种造成伤亡的冲突，这将再次成为世界报纸的头条新闻并成为电台和电视评论的话题。

我请安理会成员放心，所有南非人希望，每当征求意见时，应同所有领导人协商，包括南非境内独立和自治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因宣传目的被说成是不相干的，并被污蔑为南非政府的傀儡。

在南非重要的是，人民现在必须停止坚持空洞的口号和理论；面对南非的现实——即需要根据这些方针对待的由不同成份组成的社会；实现联邦，或联邦政府制度，容纳所有少数民族并有一切制约和平衡；发展以自由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强大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谈论国有化；以及认识到所有领导人紧迫地需要相互尊重，容忍各自观点、并接受任何政党不能指望统治所有其他政党。这是我国的现实。

我祈祷今天在座的所有领导人将请求万能上帝的智慧指导他们做出决定。愿上帝拯救南非。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格乔佐准将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莱蒂先生，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莱蒂先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对有幸作为南非团结党领导人就南非问题向本组织发言表示我真诚的赞赏和感谢。我还愿感谢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提出举行这次会议的要求并感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同意这一要求。南非问题是由印度于

1946年向本国际机构提出的，并自那时以来，在辩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为为维持国际和平与民主秩序而建立的机构积极地从事促进其目标的工作，这是恰当的。

只要所有政党有通过和平和谈判建立新秩序的意愿，南非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的。我党坚定地致力于通过和平力求改革，如果改革的好处要在这个国家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已经看到，暴力只会使国家陷入混乱，用日本代表的话来说，“更加深刻的危机对任何人无益”。暴力不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政治目的，当绝望中采取的暴力行动泛滥的时候，事实上没有胜利者。暴力是对个人尊严的侵犯。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党是民主南非大会的与会者，《全国和平协议》和意向宣言的签署方。已经达成协议：南非将成为一个民主、非种族的、非性别歧视的主权国家；宪法将是最高法律；所有人将享有普遍接受的人权；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之间权力分开以及实行适当的制约和平衡；将实行多党民主和根据成人普先制定期举行选举；以比例代表制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宪法应规定少数人政党符合民主的有效参与。与会者还意识到我们在国家历史的这一时刻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尽管各政党宣布自己受协议的约束，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谈判进程陷入僵局。

博伊帕通大屠杀是一起不必要的、无缘无故的事件，是在民主南非大会破裂之后不幸发生的，它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和承诺，即在南非建立民主秩序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谈判。偏离这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导致我们已经看到的暴力升级、不确定、沮丧和愤怒以及悲惨的后果。我要再次对博伊帕通家属表示我党最深切的慰问。并祈祷我们将永远不会再有机会看到这种人的悲剧。

还让我们正确地看待南非暴力。载入1910年宪法并最终导致合法化的种族隔离政策的种族歧视政策在过去大约50年来助长了结构性暴力。沙佩维尔、索韦托和博伊帕通事件是这种暴力的实际表现。我们仅仅是在受到种族隔离的消极影响。南非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种族隔离政策传播不信任、恐惧和沮丧。所有致力于民主的各政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建议；然而，如果认为谈判进程将会一帆风顺，这将

是过份简单化和幼稚的。自由和民主不是垂手可得的,更不要说在一个几乎没有受到民主文化和价值影响的社会中。一个从种族隔离制度中诞生的新国家是不会没有创伤和震颤。

暴力破坏了基本的民主进程。人们不能在暴力的气氛中进行谈判。因此,签订全国和平协定就是要平整政治运动场,开创一个有利和平宪政变革的气氛。谈判是一个脆弱的过程。暴力破坏了已经取得的进展。暴力导致挫败感和流血,并往往自行膨胀,形成恶性循环。

种族隔离制度及其由此产生的暴力损坏了我们经济。经济尤如人质遭到挟持。谈判的目的正是在于促进经济增长和人的发展,并确保所有人享有平等机会及社会正义。这社区中人们的期望高涨,希望立即享受变革的好处。然而,制裁与暴力所起的作用是压抑经济,从而压低了生活质量,造成由于希望落空而产生的挫折感。由挫折感而产生的绝望行动仅仅是为暴力火上浇油。

我不想详谈暴力的原因。只要说许多复杂的经济、政治、教育和住房问题方面的因素相互交织就足够了。另一方面,还有其他许多角色也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隐蔽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较大程度上或较小的程度上造成了暴力问题。

我们必须停止划分罪责的做法,因为这样做仅仅会加剧挫折感,进一步分裂我们的社会。所有各方都是有缺点的。

结束暴力的责任是一种集体责任,但该责任中较大的一部分必须由南非政府承担起来,南非政府现在必须依更大的决心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南非政府有法律责任,而各政党和人民有道义责任来结束暴力。我们大家都必须下决心集体把这一进程推向解决,并确认在任何新的民主秩序中妥协都是必须的。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不是理想的解决办法,它是我们在目前情况下能够取得的最佳的解决办法。

我党致力于建立一个民主政府。然而,各政党对民主都有不同的看法,为了达成共识,必须调和各种概念。南非是一个正在出现民主国家;成熟的民主国家都经历过学习过程。即使在政治和经济的危机时期,维护游戏规则也是任何民主社会的最高

任务。事实证明,建立民主秩序要比法国大革命先驱和革命家所想象的更为困难。考虑到我们在全世界许多地方目睹的在少数问题上的紧张局面必须建设性的和深入的解决这的问题。

我们团结党提出下列建议:首先,我们认为前进的路途是通过谈判,这是建立新的宪法和建立民主秩序唯一可行和合法的办法。对话必须是一直进行持续不断的进程,而谈判的势头必须保持。请允许我强调,谈判只能在和平与稳定的气氛中进行。所有参加和不参加民主南非大会的各方必须避免可能激发暴力的任何行动和言论。南非的和平只能由各方和人民自己建立,他们必须开创有利于谈判的条件。解决办法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得出。

第二,我们欢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参与造就有利于谈判条件。我们支持关于向南非派遣秘书长特别代表以推动恢复民主南非大会进程和谈判的建议。这必须是一个符合联合国使命的善意行动。我们要求建立联合国宪法监督委员会,在恢复谈判后监督和评价其进程与结果。

第三,我们敦促目前参加民主南非大会的各方重开谈判并再次对全国和平协定的意向声明作出承诺以制止暴力,我们还敦促所有目前尚未参与的其他政党,如果信仰民主秩序,就应参与这一进程。

第四,我们认为,在紧迫重视政治变革的同时也紧迫的重视经济重建,因为接管一片经济荒园将是一种代价沉重却一无所获的胜利。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是进步的两大支柱,它们携手并进。

对于民主的酸性试验就是要看能够容忍分歧到什么程度:这一程度越低,不稳定可能就越大。必须把挑战化为成就而不是挫折,所有各方跨越心胸狭隘,迎接建设国家的重大挑战。现在不能明智的行动,那么只会在今后采取绝望的行动。

主席:我感谢莱蒂先生对我说的空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朱萨博先生,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的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桌就座并发言。

朱萨博先生：今天对于南非民族人民党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日子，而安全理事会决定邀请民主南非大会的所有成员，充分说明安全理事会以非常公正和客观地态度来处理我们可爱祖国今天存在的十分敏感和微妙的局势。南非以及国际社会众多方面的努力将决定南非是否会变为另一个黎巴嫩或波斯尼亚。上述地方暴力严峻地提醒我们，必须在由国际社会扮演角色的情况下作出一切努力，制订和平解决我们问题的路线，并发起步骤迅速建立一个非种族的民主政府。

在这具有重大意义日子，我要停下来回忆1948年在这里大会上一位和平伟人所做的伟演讲，作为自由印度的首任总理，哲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说：

“世界由各种观念和经济发展都不相同的国家组成，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差别，而不去谋求强逼或迫使任何人去照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强迫将拨向对抗和暴力的种子。”

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谴责任何人。如果严格奉行容忍的文化，允许个人和组织选择自己的方向，如果南非和各自力量的领导人致力于在基层停止暴力，那么南非将成为世界引以为傲的国家。

南非社会的多样化在许多方面都可与印度和南斯拉夫相比，我们大家必须从这些国家的惨痛经验中吸取教训，决心致力于根本消除各部族间或各派别间的冲突。

各方都提出了指控与反指控，发表了具有火药味的言论。我们不能把手指仅仅指向一个方面。互不信任而不是相互尊重正在与日俱增。

今天在这里我想明确地说，除了和平与谈判之外别无他途。我们相信南非人有能力相互帮助，但同时也确实需要国际社会来起某种作用。联合国可以在提供客观意见方面起到其作用。我们认为联合国或任何其他组织作用的程度应该由参加民主南非会议各方谈判确定。

我们建议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在恢复谈判方面起作用。有了这种主动行动，我国的谈判应该加速进行。我们对南非及其未来抱有很大的信心。

联合国应该在确保不强迫任何一方接受某种南非立宪模式方面起作用。南非同

印度一样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区域多样性的国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因为基础必须十分牢固。另外国际上必须承认某些细节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但是依照一部严谨的宪法建立临时政府的工作不能拖延。这样做将建立信任并在减少暴力方面起到作用。

我党赞扬安理会的决定,即联合国将征得所有民主南非会议参加者同意,在南非施加其影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对朱萨博先生发言简明扼要表示感谢。

下一位发言者是肯尼思·安德鲁先生,安理会已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安德鲁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南非民主党对有这样一个机会参加安理会审议工作表示欢迎。30多年来民主党及其前身一直反对种族隔离。我们对所有南非人的平等权利和自由、对人类尊严和法治的信念是我们的指南。我们对南非的展望是以南非所有人民的真正领导人通过谈判制定的一部宪法为依据的,并据此在一人一票基础上为不分裂的南非选出一个议会。

民主南非会议的建立是南非的一个重要历史机会。民主党是建立民主南非会议的积极参与者。它给其管理委员会提供了第一任主席,它在其工作中起到了充分的作用。

民主南非会议的工作在今年头五个月取得了很大成功。在解决以前似乎无法处理的各种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1992年5月15日至16日举行的民主南非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期间,谈判受阻,并随之停了下来。民主党对出现这种情况深感遗憾。我们正在竭尽全力说服那些其立场造成谈判破裂的方面承认有恢复谈判的紧迫必要性,因为谈判是推动我国实现持久民主的唯一公认与合法的进程。

民主南非会议继续遭受挫折的原因不仅是谈判本身的破裂,而且还有目前成为我国社会的暴力。显然这两个问题需要同时处理。

戈德斯通委员会的临时报告已经对南非暴力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第二份临时

报告指出,“暴力的原因很多,而且十分复杂”,并包括有种族歧视的历史,特别有种族隔离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失调;南非警方和军队可以查觉得到的偏袒态度——因此不得人心;政治上不容异己,特别在黑人社区不容异己的气氛;以及面对警力不够的情况犯罪趋势的上升。

关于政治暴力,委员会断言:

“南非人国民大会和英卡塔自由党成员和支持者对许多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和受伤的事件负有罪责。”

委员会还提请大家注意:

“几年来国家参与包括犯罪行为在内的秘密活动的历史”。

一般来说,委员会的结论是:

“因此,难怪南非的政治暴力和恫吓局势如此广泛,其原因如此种多、如此复杂。”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提出的“对南非暴力的独立考查报告”也提出了类似的调查结果。该委员会也断言,暴力的原因“很多而且各种各样”,并包括大规模失业、大规模城市化及其随之而来的贫穷、对法律和秩序的力量缺乏信任、传统领导人丧失权威、黑人教育的崩溃、政治对抗、和帮派战争。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报告说:

“虽然种族隔离和隔离发展的意识形态是问题的根源,但由于随便杀人而加剧的暴力政治对抗目前已成为人民的生活中的主要因素。”

民主党认为,这两份报告的分析 and 结论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如果各政党认真注意上述报告的内容,而不是以玩世不恭和目光短浅的企图利用目前的暴力为自己赢得政治分数并进行政治动员的话,那么南非将会好得多。我们还认为,在目前暴力各政治对手之间追究责任没有什么意义,各政党都应把精力和行动集中在从我国社会消除这一灾难上。

更加重要的是,目前在南非出现的僵局造成了新的痛苦的后遗症,新一批牺牲者以及新的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拖延了谈判的恢复,而且还拖延了南非经济

的复苏和增长,而这是为提高人民生活创造财富所十分必要的,种族隔离政策降低了南非人民的尊严并阻碍了南非人民生活机会的发展。

南非老百姓希望得到一部新宪法。他们渴望和平地解决暴力。他们希望建立一个非种族的新社会和繁荣的经济。

关键问题是没有任何替代办法可以替代多党谈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造成会谈破裂的问题本身只有通过恢复目前中止的谈判进程才能得到解决。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在帮助解决目前南非危机方面可以起建设性的作用。虽然我们对任何真诚的援助努力表示欢迎,但归根结底,一部新宪法要想持久和具有约束力,就必须是南非人自己谈判和协议的产物。

目前南非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对保安部队及其有效对付政治暴力的能力的不信任。

南非的主要党派和机构都对哥德斯通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置若罔闻,或在执行方面迟迟不前,而且/或者没有同《全国和平协定》建立的机构充分合作。

我们认为,恢复负责和平的机制的信任要求促进和加强依照《全国和平协定》建立的各种机构。

在这方面的一个有益因素是,任命一个由可以得到签署《全国和平协定》各方尊重和信任的国际人士组成的小组,这样就可以在国内和国际上促进该《协定》。

应当强调,在南非促进国际社会所想象的和平的任何行动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得到《全国和平协定》所有签署方的赞同。

恢复和平是一项紧迫任务。另一个任务是恢复立宪谈判和执行民主南非会议已经达成的协议。为了促进这一进程,一位受尊敬和公正的人士很可能发挥作用,到南非去进行访问,协助恢复谈判。

此外,国际社会能够发挥作用,维持谈判和过渡进程的势头。在此方面,一位独立人士或一个独立机构能够起调解的作用,确保在南非各派达成和执行决定时取得稳步进展。这样一位人或一个机构的首要作用将是防止由于不遵守协定和/或建议

以及随后对缺乏诚意进行的指责和反指责而使谈判破裂。

虽然确实在某些情况下,不遵守协定是因为合法和因为实际的问题造成的,在许多其他情况下,这是因为某些组织想要为自己创造呼吸空间或谋取政治优势。如果要在解决立宪僵局方面取得进展,就必须稳定和持续地执行双边或多边谈判达成的协议。应当由一位受信任的人士或一个机构告诉南非人民谁应承担不遵守的罪责。

国际社会发挥的任何作用不应使南非内部的政治党派推托其解决问题的责任,特别是因暴力和谈判破裂产生的责任。国际社会最多只能帮助这一进程。它无法将一部宪法强加给南非。因此,它所采取的任何步骤应得到南非政治组织尽可能广泛阶层的赞同。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挪威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胡思里德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有机会表明我国政府对南非严重局势的观点。鉴于时间已晚,我的发言将尽可能简短。

挪威谴责南非爆发的暴力。我们对悲剧性的暴力周期将对整个谈判进程和南非的民主化产生的严重后果深为关切。博伊帕通最近的屠杀悲剧性地向我们提醒了这些危险。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挪威呼吁各方立即停止暴力。必须表现出克制,以帮助恢复最近中止的会谈。挪威特别呼吁南非政府立即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所有南非人的生命和财产。如果战斗不停止,会谈不迅速恢复,整个国家的前景将非常暗淡。

我们已注意到在这些会中和先前的协商中提出的建议,包括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挪威赞成联合国直接介入目前的局势。其形式可以是一个所有方面都能接受的国际机制,应产生于密切的协商,协商的基础是秘书长及其提议中的特别代表所进行的调查。正如斯托尔滕伯格外长所指出,挪威准备参加任何这样的机制并作出积极贡献。

国际社会显然有责任建立和平和防止敌对行动。根据秘书长最近的《和平议

程》报告，挪威坚信，南非局势目前需要国际上采取步调一致的主动行动。必须尽一切努力支持南非向统一、民主和非种族社会过渡的进程。确实，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独特的机会不能也不会失去。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巴西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萨尔登伯格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们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巴西同佛得角有着长期的友谊和兄弟联系，很高兴看到你在此重要关头主持安理会的审议。毫无疑问，你众所周知的外交技巧是安理会的宝贵财富。

巴西很高兴看到安全理事会利用其新的权威向以往一样审查南非最近的内部暴力事件造成的局势。我们赞扬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集团在纽约采取的主动行动，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一紧迫问题并采取行动。

巴西政府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参加讨论能够给安全理事会带来好处是非常荣幸的。

在彻底铲除种族隔离同维护国际安全之间有着众所周知的联系，这使得本安理会完全有理由参与各种措施，解决南非内部冲突问题并加快种族隔离制度的彻底铲除。实际上，由于该问题的复杂性，联合国所有有关机构长期以来都在进行积极的努力。

大会有关这项议题通过的决议——特别是《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后果的宣言》和第46/79A号决议——继续为国际社会的行动提供重要和实际上不可缺少的指导。

暴力本身是丑恶的，一成不变地令人感到厌恶。暴力导致更多的暴力，从而造成恐怖的周期性上升。诚实的人有责任谴责并立即停止暴力。

过去几过月中在南非的对人身和财产发动的各起攻击事件，包括6月17日残忍的博伊帕通屠杀，使国际社会理所当然的感到严重关切。巴西政府和人民对这些行动

感到极大的震惊,其非人道的性质违背了良知并使人痛心。我们对这种恣意妄为行动的受害者、其家属和朋友表示最真诚的慰问。

黑人城镇的残杀与恣意暴力不仅是无法接受的罪行,他们还威胁着谈判的进程,谈判的目的在于结束最根本的暴力形式,事实上,暴力的最终来源在于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巴西一贯支持南非人民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努力。我们一贯支持联合国协助这些努力和加速终止隔离的措施。

南非当局为废除种族隔离的主要立法之柱可保障更大的政治自由而采取的重要步骤使我们感到鼓舞,一场通过对话和谈判完成过渡的即有希望的进程已经开始启动。

但是,我们不安的想到,南非境内暴乱风波一再得不到抑制,可能危及该进程,或减慢该进程的速度。在一个统一的南非建设一个民主非种族社会的努力中,不能坐失时间。在这场努力中每损失一天,就是正义和人权损失了一天。在消除了种族隔离的努力中每损失一天,就是加强区域和国际安全方面损失了一天。必须立即制止暴力。

南非各方之间的对话若要顺利和迅速前进,就必须保证有一个社会和平与相互信任的有力气氛。保证这些条件的成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争取南非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努力所必须的条件。

尽力促进协助真心诚意地希望打破暴力的循环和实现持久国内和平的力量的努力,是联合国所有的会员各机构的责任。为了我们自己,但首先是为了长期受苦受难的南非人民,我们有责任这样做。南非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应该有一个和平与尊严的生活,有机会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繁荣昌盛。

南非早就应该有和平。巴西同南非一样是一个南大西洋国家,希望没有任何东西阻挠南非人民走向自由和正义的道路。我们强烈支持联合国为此目的继续重视和采取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西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葡萄牙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门德斯小姐(葡萄牙)(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代表葡萄牙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告诉你,我们多么高兴地看到你本月主持安全理事会,尤其是你代表一个以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的非洲国家,贵国同葡萄牙有着非常密切的友谊与合作纽带。我们熟知你的伟大才干,他们反映佛得角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与国际准则的。你担任主席还体现了你的外交和政治才能与突出的能力。我们充分相信,你将指导安理会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也让我向你的前任保罗·诺特达姆大使表示我们的深切赞赏,他杰出的处理了安全理事会上月份的工作。

最近发生在博伊帕通镇的急剧事件给南非的暴力问题带来了一个新的方面。葡萄牙政府严重关切南非的暴力问题,不仅由于他给南非人民造成极大的人命损失和痛苦,而且由于他对建议一个新的、民主的和非种族的南非的努力消极影响。自从两年前曼德拉先生和其他政治犯被释放,南非开始过渡进程,葡萄牙就给予支持。葡萄牙的这一承诺是重所周知的。我们认为,必须在民主南非会议的架构内商定达成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和为实现最终目标举行民主选举的原则和时间表,这一最终目的是在应用“一人一票”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非种族和民主的社会。

国际社会必须优先考虑呼吁南非政府、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和代表南非社会的所有其他力量恢复民主非洲会议架构内的谈判,以便为南非政治过渡进程建立各方都接受的目标。恢复谈判本身将是国内稳定的一项重要因素,他必将促进南非的经济发展及整个南部非洲的经济发展,给他们的人民带来利益。

与此同时,必须加倍努力,以便采取重大措施,有效的抑制暴乱。1991年9月签署的《全国和平协定》是一份重要文件,但不幸没有产生理想的效果。必须加强该协定所建立的过渡和平结构,以及继续支持各独立实体,如戈尔德斯通委员会的活动,这将有重要意义。

葡萄牙虽然认识到,维护公共秩序首先是南非政府的职责,但也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取决于所有各政治力量代表的承诺,并且必须考虑到南非不同当事各方都必须接受与参加的原则。

组织斡旋使命,支持改造警察部队的合作努力和参与有社会影响,能减轻与暴力问题相联系的社会需要方案--如改进临时住房中的生活条件,这些都是可考虑的措施。

我们坚决支持秘书长发挥斡旋作用。我们认为,向南非派遣一名特别代表将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重要的一步。

我国作为欧洲共同体的一员,积极支持现任欧洲共同体主席的联合王国代表昨天指出的各项欧洲共同体的主动行动。我们愿特别强调下列各项主动行动,因为他们是在葡萄牙担任欧洲共同体主席的1992年上半年期间展开的:第一,安排准备欧洲共同体三巨头将对南非进行的一次访问,届时将讨论暴力的问题;第二,由葡萄牙政府一成员率领的欧洲共同体代表团为民主南非会议第二届全体会议而作的访问;第三,6月23日,在博伊帕通镇事件发生后发表的关于暴力的声明;第四,6月27日在里斯本欧洲部长理事会上批准的关于南非的结论;以及第五,加强“种族隔离受害者特别方案”的主要措施。

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非种族制度,允许为全体南非公民享有一个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生活创造条件,还取决于国际社会以务实精神和准备解决这一急剧的问题。葡萄牙愿在此表示他准备参加这场共同努力。

我非常感谢安理会让我参加这场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葡萄牙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德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格拉夫·楚·兰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今天能在你英明和干练的主持下在安理会上发言,是我的荣誉。我相信,同你尊敬的前任一样,你将以杰出的方式完成领导安理会的工作走向圆满成功任务。

这次辩论发生在南非人民和整个南部非洲地区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历史性机会的时刻。

我们已经齐手并肩地实现了纳米比亚问题的和平解决。我们正在认真努力,在安哥拉落实一项和平协定,在莫桑比克通过谈判寻求一项政治解决。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地支持以和平手段在南非实现根本性变革。

我国政府欢迎非洲统一组织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许多国家外交部长、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以及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出席会议突出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过去几年来,许多过时的思想已被抛弃——我们希望是不可逆转的抛弃。这一发展对于那些在南非境内以及在联合国内为争取立即铲除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并且随后通过有秩序的谈判进程建立新的民主秩序而斗争的人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南非即将跨入一个新时代,德国对此表示欢迎。本着这种精神,我国政府支持1989年12月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从联合国后来的协商一致文件中可以看出,该宣言是一个转折点,确实促使种族隔离制度瓦解,并且展现了以民主、统一、非种族社会取而代之的前景。

今天,我国政府一方面赞扬德克勒克总统及其政府所采取的重要步骤,另一方面也赞扬在纳尔逊·曼德拉领导下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及其他致力于实现民主制度的南非人所采取的重要步骤,这些步骤为民主南非大会谈判进程铺平了道路。绝大多数南非公民都希望通过和平变革建立民主南非,从而使所有公民可以不受歧视地共同生活,为共同的美好未来而努力,我们和这些南非公民一道坚持认为,这个历史机会不能错过。民主南非大会必须立即恢复。

民主南非大会谈判进程有了令人鼓舞的开端,并且在南非人民中得到广泛支持,这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期待,即导致种族隔离制度解体的进程将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和欧洲伙伴一道共同使这种期望得到实现。

但是,南非最近的发展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即反对这个进程的人是否认为通过煽动暴力、制造仇恨、延缓基本改革或偏离妥协道路,他们可以阻止或扭转

历史进程。

我们认为，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进程不能够也不会被阻止。我们更加感到遗憾的是和解进程需要承担如此重大的毫无意义的牺牲，我们哀悼那些死去的人。

我们呼吁冲突各方停止暴力行为。我们促请采取步骤，特别是执行戈德斯通委员会所提的各项建议，有效地控制警察部队，防止进一步非法使用武力。在这方面，我们要提到《欧洲共同体里斯本首脑会议宣言》以及七国集团《慕尼黑首脑会议最后宣言》，我们重申，我们愿意与我们的欧洲伙伴一道共同努力，限制暴力，使谈判进程继续进行。

我们希望南非保安当局尊重所有人的政治权利，并且严格遵守适当手段的原则。我们还期望群众行动的组织者遵守非暴力的原则——这项原则几十年前产生于南非，并且后来赢得了全世界舆论的支持。

我们对谈判进程中断感到遗憾，并且呼吁所有各方认识到民主南非大会进程的重要历史意义，从而立即恢复谈判，以期尽快结束谈判。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德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博茨瓦纳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且发言。

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你是我的朋友，而且你呼吁发言要简洁。因此，我就不恭贺你，而是直接进入发言，希望你能够原谅。

主席先生，我想你和安全理事会现在应该认识到召开这次会议是多么重要。你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那些南非领导人能够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能够发泄心中的忧闷，能够来阐述他们要如何治理自己国家、他们不愿如何治理自己的国家、他们是否要把事情弄糟或不想把事情弄糟。我认为这种资料对于安全理事会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认为，我们这些来自南部非洲的人认为，安理会对其他地区的危机非常关注，你们必须对非洲的危机表现出同样的关注，南部非洲的危机是非洲危机的一个，同时也不应忘记索马里危机和利比里亚危机。这次的确是重要的会议，我认为我们必须向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国家元首致敬，因为他们坚持召开这次会议。我们

希望这次会议结束时能取得一些成果,从而有助于找到解决我们在南非所面临问题的办法。

我之所以说这些话,是因为有些人对我们到安全理事会辩论南非局势感到担心——至少开始某些人尤其担心。我们听到有人说,安理会会议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相反,安理会会议只会使已经混乱和带有血腥味的局势更加复杂。有人建议,与其到安全理事会煽动暴力的火焰,不如我们努力向民主南非大会进程各方施加压力,使其回到会议桌前,继续进行谈判。

虽然这些议论冠冕堂皇,但却有些言不由衷。我刚才已经指出,安全理事会对巴尔干和其他地区的暴力进行了几个月的艰苦磋商和辩论,而且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在安全理事会就在南非城市和城市边缘地区蔓延的无休止的暴力进行辩论呢?现在已经证明,我们——至少是我们非洲国家——要求召开这次关于南非的会议的目的不是寻求对抗或对民主南非大会宣判死刑或在民主南非大会已经混乱的审议过程中偏袒哪一方。我们的目的仅仅是——我重复一边仅仅是——努力寻求不仅对博伊帕通大屠杀的解释,而且对南非今天普遍存在的暴力的解释,如果任其发展,不加制止,这种暴力可能会扼杀民主南非大会进程。

前线国家,即一般南部非洲国家以及整个非洲大陆国家决心——我们在民主南非大会范围内或者如果南非人民在放弃民主南非大会后所选择的任何其他范围内,上帝保佑他们不会放弃民主南非大会进程——进行谈判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希望民主南非大会能够产生我们渴望已久的新南非。我们一向坚定不移地不断呼吁谈判各方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表现出耐心,从而共同努力,为其饱经内乱的国家创立一个新的宪政体制。

但是,如果要想让谈判不仅蓬勃发展,而且还要取得成功,那么,民主南非大会进程需要和平与平静环境。不容否认的是,目前在南非大屠杀接连不断发生的环境下,民主南非大会进程已面临威胁。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辩论安全理事会能够如何协助恢复这一进程。暴力不会也不可能促进谈判进程,暴力只会起到阻碍的

作用。

那么,我们所谈到的这种暴力行为的目的何在呢?对于我们这些不居住在南非的人来说,这种暴力的特点显然有极为阴险之处。在我前面发言的许多人都指出了这种暴力的特点——残暴、鲁莽、漫无目标和毫无意义,政府无力控制,这个日益复杂的奥秘使这种暴力更加复杂。虽然暴力行为无疑局限在南非城乡一些有内乱的地区,但为什么拥有11万多人警察部队的南非政府无力控制暴力行为呢?政府为什么不能控制这些暴力行为?对我们来说,这仍然是个谜。如果这对我们来自南部非洲的人都是个谜,我不知道这对那些有幸远离南非的人意味着什么。

众所周知,臭名昭著的单身旅店是罪恶和反社会瘟疫的渊藪,这是这些所谓兵营式的住所极为肮脏、摧残人性的特点所决定的。例如,警察为什么感到那么难以巡查这些住所、进行搜查并收缴其危险武器,或如有必要,派保安人员将其包围,以保证他们不受外部或其它旅店的人的攻击,或这些旅店的人不以所谓文化武器或现代武器全副武装自己、走出旅店去攻击其它旅店?为什么他们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携带武器走出旅店去杀人?

我们这里所谈到的是——请注意听——世界上警惕性最高、效率最高的警察部队之一,我这样说并无恶意:这部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警察机器在其顶盛时期对天下之事了如指掌。现在,同样是这支警察部队,而且人员得到扩充——达到11万警员,却看不到或不知道南非境内、火车上、旅店里、葬礼上和政治集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其中一些事件发生在白天,并非借助夜幕。同样是这支警察部队,数小时之后才到达大屠杀现场,肇事者早已逃之夭夭,或者由于有人事先警告,过早到达现场,然后由于认为没有发生攻击行为而撤离,而没有意识到他们早到了五个小时。然后他们提前离开现场,几分钟后发生了攻击。

由于我们南部非洲的人对民主南非大会进程寄予极大期望,因此对于我们认为由南非某些邪恶势力精心策划的破坏民主南非大会进程、使南非回到过去罪恶的道路、恢复“大型种族隔离制度”的阴谋,我们感到强烈的愤慨。我们都知道,而且在

这里已有人指出,暴力行为具有明显的规律。民主南非大会进程越是取得进展,暴力升级就越恶毒、残暴。

不错,被搁浅的民主南非大会谈判当然应该恢复。我们希望谈判能够恢复,从而向其注入新的生命力、活力和目标,但有一个条件,即必须创造和保持有助于谈判获得成功的气氛。正如津巴布韦外交部长昨天所指出,焦急不安无济于事;让我们恢复民主南非大会进程吧。我们要恢复民主南非大会进程,但不能在南非今天的这种环境下恢复,但我想如果我们要使谈判成功,一次退出应该够了。

因此,在我们呼吁我们的兄弟,呼吁南非领导人回到谈判桌进行谈判时,我们眼前所关心的是,我们应该保证,他们能够在使他们可在约翰内斯堡那幢楼里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的气氛下回到谈判桌前,为南非的新体制进行谈判。

必须重申,今天当政的政府有责任创造有助于民主南非大会进程获得成功的气氛。不错,南非所有领导人都有一定责任,限制其追随者的政治活动,但他们没有而且不可能具有实施法律与秩序的主要责任。他们有责任帮助当政的政府维持法律与秩序,但维持法律与秩序的责任应由政府承担;否则政府就放弃了其责任。

我们真诚地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够履行其职责,根据即将通过的决议的设想,任命一名特别代表,并且授予一切必要的权力,使特别代表能到南非完成我们认为必须完成的任务,以帮助南非人民通过谈判建立新南非,我必须指出,这是我们所有人多年努力实现的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博茨瓦纳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如果安理会各成员同意,我现在宣布休会,下午3点30分再续会。

会议在下午2时15分暂停,在3时40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人是希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桌就座并发言。

埃克查霍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阁下,请让我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7月

份主席。我们特别高兴看到富有经验的佛得角常驻代表就任主席，希腊同佛得角一直有着密切友好关系。

我还要对你的前任比利时常驻代表保罗·诺特达姆大使表示祝贺，祝贺他在6月份干练地指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种族隔离是一个不能接受的政治制度，其所有形式和具体后果都应被清除，今天没人能否认这点。此外，国际社会以及南非主要政党领导人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和通过涉及所有有关各方的谈判建立一个统一、非种族和民主的南非社会。

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获释所开始的这一过渡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积极结果，使我们对早日通过谈判得到解决抱有希望。同谈判有关的人士的现实主义证明南非所有各种分子在和平和民族合作中生活和繁荣有着广阔天地。

然而在南非不断增加的暴力对谈判进程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正在破坏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暴力已经使许多无辜的南非人丧失生命，并对那里人民的幸福产生了消极影响。必须立即制止暴力。否则，那些反对变革的人就将成为这一局势的唯一受益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都需要作出严重努力。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在1992年6月23日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对于最近在南非的恐怖事件，特别是博伊帕通事件，表示震惊，敦请南非政府迅速和彻底地调查这些事件以便惩处肇事者，并呼吁各有关方面继续坚持代表所有南非人的非种族、民主的和平道路。

我们认为，制止暴力和保证人民安全和保护人民的责任主要在于南非当局。那些能够影响南非事态发展的人也可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1991年9月的全国和平协定为签字各方的决心和善意作出了楷模，并构成了一个合适的机构，南非人能够在其中一起工作以创造对和平和信任所必需的气氛。

由于南非政府说它准备准许外国观察者参与调查最近在博伊帕通发生的悲惨屠杀，这样就创造了余地使国际力量能帮助国内力量来制止暴力。

希腊欢迎安全理事会邀请秘书长指派特别代表提出措施来有效地结束暴力并帮助创造条件以便进行能导致南非和平过渡的谈判。希腊政府坚决认为这种谈判必须有诚意并且在无暴力的气氛中进行。

希腊同大家一样认为,我们必须把安理会的这些会议当作是开始新的努力以恢复南非谈判的一个机会。我们注意到,在这一辩论中南非变革的主角重申了它们愿意保持谈判进程。同样,最近在南非举行的公民投票结果毫无疑问地证明人口的绝大部分不论肤色、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都支持这一进程。

因此应该不遗余力地保持并巩固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进展,并且将它作为一个坚定、公正和健康的谈判解决办法的基础。我们必须帮助南非社会保持住这一势头并且继续加强目前所取得的成果。

希腊全力支持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并表明它愿意单独地或同其欧洲共同体伙伴们集体地为其充分和有效地实施作出努力。

现在我们更应记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加强了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合作的新现实,为一个新的、民主的、统一和非种族的南非指明了重要的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希腊代表对我的赞扬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荷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桌就座并发表讲话。

范沙伊克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阁下,我向你以及你的前任表示祝贺,祝贺你从事你现在正在进行的重要工作并祝贺诺特达姆大使上个月所进行的出色工作。

荷兰同其在欧洲共同体的伙伴一样多年来一直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建立一个统一、非种族和民主的南非。

为此目的,我们不断呼吁南非所有党派停止正在进行的暴力。我们的立场是,只有有着广泛基础的谈判才能导致持久的解决。

荷兰政府欢迎自从1989年的德克勒克总统就任以来所开始的巨大改革过程。由于各有关政党的积极态度,1991年12月开始了在成立一个民主南非的大会的范畴内的谈判。这是走向一个统一、民主和非种族南非的道路上一个里程碑。紧接着

1992年3月17日公民投票的积极成果,人们期待着早日实现过渡安排。

荷兰严重关注近几个月来谈判日益遭到困难,民主南非大会于5月15日和16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没有产生任何具体结果。

南非日益剧烈的暴力确实令人非常不安。6月17日博伊帕通事件使我们深感震惊,而随后谈判又告终止。

南非政府对于维持秩序有着特别的责任。据此,欧洲理事会于6月26日和27日召开的欧洲首脑会议期间在里斯本发表声明,指出

“绝对必须保证有效地控制警察和安全部队”。

荷兰政府再次呼吁结束南非目前不断发生的悲惨和毫无意义的流血。

尽快在民主南非大会的架构内恢复谈判是至为重要的。荷兰政府相信,只有在所有有关方面间进行对话才能导致一个新的自由和民主的南非,我们呼吁所有有关方面尽快恢复谈判。

荷兰欢迎秘书长任命一位特别代表,为恢复谈判进程而协助开创条件,我们希望将进而有助于有效地结束暴力。同时,我们感谢秘书长迄今为止所提供的良好服务。

荷兰认为,国际社会能够而且应该在有关各方同意下,在恢复信任气氛方面起具有建设性的作用,这种气氛是谈判进程所必不可少的,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在南非并不存在这种气氛。因此我们完全支持这份拟就的决议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荷兰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西班牙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亚涅斯-巴尔努埃博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怀着极为喜悦的心情,同先前的发言者一样祝贺你主持安理会本月的工作。你在政治和法律方面的能力以及外交才干--对此我现在还要加上你的耐心--确保安全理事会的这些重要会议将取得我们大家都希望的结果。

西班牙政府从一开始就欢迎德克勒克总统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

拉以及所有其他在南非开创了有希望的变革进程的南非政治领导人和官员勇气和政治远见。西班牙政府在这里表示确信,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眼看着被激起的合法希望遭到挫败。

西班牙以最大程度的重视和关切注视着南非的事态发展。最近暴力升级,特别是6月17日在博伊帕通发生的屠杀案以及随后发生的暴力事件使我们极为关切。

南非暴力上升,造成了大量生命损失,这不仅对该国的内部稳定,而且也对整个区域的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因此,它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

西班牙作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已经根据最近欧洲理事会里斯本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南非的宣言,对博伊帕通的悲惨事件表明了立场。联合王国是欧洲共同体的现任主席,联合王国的常驻代表同其他代表一道提到了里斯本会议的宣言。

我们要重申,西班牙对南非的暴力感到惊恐,并强调西班牙政府认为重要的是要澄清事实和确定责任,同时随时切记必须保证有效地控制警察和安全部队。

尽管取得了无可质疑的进展,但是种族隔离制度尚未完全铲除,这一情况对所有南非的人人权,特别是对多数的人权具有极为不利的影响。具体来说,这一情况导致我们最近在该国看到的那种暴力事件的爆发。

因此,西班牙认为极为重要的是要尽快通过恢复对话和谈判,恢复政治变革的进程,以便实现一个民主、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

南非人民应当了解,他们在争取实现上述目标的努力中可以依赖西班牙政府和人民的声援。我们相信,在这次重要的讨论的基础上,国际社会在追求上述目标方面的坚实团结也将为人所共见。

由非洲统一组织在这个有利时机要求召开的安全理事会的这些会议将使国际社会有力地促进结束暴力并确保所有各方在可以回到谈判桌的条件下回到谈判桌上,以果敢地迈向对南非政治结构作出意义深远的变革。

因此,我们充分支持安理会成员国面前的决议草案案文,特别是关于请秘书长作为紧急事项任命一位特别代表的提议,特别代表在同各方讨论后,将就协助有效制止

暴力和为成功的谈判开创条件的措施提出建议。

西班牙同其欧洲共同体伙伴一道,将以各种可能的办法来支持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在这方面的努力。为此,西班牙政府已经加强其外交努力及其同所有各方的联系。

最后,西班牙同国际社会一起,呼吁南非所有各方,特别是南非政府,为在民主南非大会的架构内恢复谈判开创适当的条件,以便确保特别是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建立过渡政府向真正民主和非种族的南非和平过渡。

实现上述目标将使南非在该区域和在国际社会充分地享有其合法地位,这定将对非洲大陆和整个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西班牙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赞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苏卡先生(赞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担任7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你是一个友好的非洲国家的著名代表,贵国一直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的正义斗争,以及建立一个民主和非种族的南非。因此,这一庄严的机构在你干练的领导下审议目前南非的严重局势是十分恰当的。

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比利时的保尔·诺特达姆大使表示衷心赞赏,他出色地主持了6月份的安理会的工作。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同意我国代表团参加本次辩论的要求。

由于先发言的各位:特别是南非解放运动领导人,即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克拉伦斯·马克维图先生、以及塞内加尔外交部长代表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所说的重要发言给我国代表团在本次辩论中履行任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于塞内加尔达卡尔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人们对南非针对黑人社区和进步力量并指在破坏其在谈判桌上影响力的不断升级的暴力,特别是最近1992

年6月17日在博伊帕通黑人居住区发生的大屠杀表示严重关切。首脑会议强烈谴责了这一连串暴力活动,并要求对这种暴力的原因和保安部队在染指这一事件和其他事件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全面和公开调查。

会议还要求紧迫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以审查南非暴力问题,制止这种暴力。并为最终导致向一个民主、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过渡的谈判创造条件。在这方面还请联合国秘书长密切监测南非局势的发展,并采取各种必要措施。

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的是,安全理事会通过召开这些会议,对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发出的呼吁表示支持。我们期望,安理会将依照各非洲领导人充分反映南非人民期望的立场采取行动。无庸赘言,南非人民要求终止种族隔离和建立非种族民族的期望已展出联合国多项决议和过去四十五年安理会通过的许多决定之中。

辩论中的许多发言显然表明,在南非不断升级的暴力已经给和平和公正解决南非问题带来严重后果。在这方面,赞比亚对南非不断增长的暴力一直深感关切。无数法院审判、调查和委员会都坚持指控国家保安部队参与共谋并突出表明这方面的证据,对此赞比亚一直深感关切。戈德斯通委员会和独立的国际调查团的若干报告都已确认这种证据。

赞比亚强烈地谴责戈德斯通的大屠杀以及其他形式的目前危及民主南非会议主持下和平进程的暴力。我们对使用各种手段,包括使用一直是黑人居住区主要暴力来源的所谓的传统武器,从事暴力行径表示遗憾。

我们承认并重申,南非政府负有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责任。因此,南非当局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立即制止暴力。南非政府必须履行其责任,并让大家看到它确实这样做。显然,南非当局具有制止暴力,检举肇事者并保护所有南非人生命的能力和资源。我们要求南非并遵守其义务和承诺采取此类行动。我们敦促各方确保有效执行其根据《全国和平协定》做的出的承诺。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强烈呼吁各反对种族隔离的力量团结起来并互相声援努力早日实现其共同目标。

我们深信,结束暴力会创造一种有助于和平谈判,包括在民主南非会议中恢复谈判进程的气氛。因为在目前暴力气氛下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为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终止参加民主南非会议是可以理解的。

整个国际社会都非常密切地关注着南非的局势。在该国历史上这一关键时刻,南非政府应该按照《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所规定的条件,诚意地采取行动。南非人民需要和平;南部非洲人民需要和平。但是,除非有关各方都做出为此努力的真正承诺,否则和平就不可能实现。

毫无疑问,必须早日恢复民主南非会议之下的和平进程。就目前的情形而言,局势非常动荡,任何进一步的挑衅都能触发非常危险的大众反映,对南部非洲整个区域造成严重影响。在目前时刻,不存在任何相互信心,就像其他代表实际上已经说过那样,在民主南非会议和平进程主要参与各方之间也没有信任。在此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恢复谈判。因此,我国代表团呼吁南非解放运动发出的呼吁,该呼吁得到了非洲统一组织最近在塞内加尔达喀尔举行的首脑会议的赞同,呼吁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作为紧急事项任命一位特别代表去调查目前暴力的根本原因;就结束暴力的措施提出建议;并继续监测南非的事态发展和着情向秘书长通报情况。

我国代表团认为,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在任命之后应立即前往南非,以便使安全理事会能够尽早审议他的报告。

联合国承担着确保南非和平改革的永久的责任。他必须继续发挥作用,直至该国大多数人的代表宣布该国的局势具有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化。因此,根据《宣言》规定,秘书长将继续就其执行情况的进展向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提出报告。

不可否认的是,自从1989年12月14日通过《关于种族隔离极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后果的宣言》以来,为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气氛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导致取消一部分针对南非的措施。事实上,民主南非会议和平进展的开始看来有希望和平过渡到一个民主的南非。但是,照目前的局势,暴力问题仍然是南非谈判的最大障碍。

暴力有可能破坏整个进程，这一结果将特别对南非和包括我国赞比亚整个区域带来可怕的后果。

南非的流血对抗是能避免的。我们认为，德克勒克总统掌握着通向和平的钥匙。黑人大多数已表明继续愿意进行真诚的谈判。为了使和平进程取得成功，政府还必须非常清楚地表明它所说的诚意。实际上，根据《宪章》的规定，南非当局有义务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气氛。为了避免混乱它必须这样做。我再说一遍，谈判的完全崩溃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如果我们在这一关键时刻失去和平，这将是非洲和整个世界的一场悲剧。

最后，我仅呼吁安全理事会支持其面前的决议草案。安理会这样将向南非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国际社会关心该国的局势。安理会的要求绝不能低于要南非完全履行《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种族隔离宣言》为其规定的义务。现在请安理会在南非局势失掉控制之前采取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赞比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哈拉兹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看到您主持这一重要审议我感到高兴和振奋，你是非洲的杰出儿子，这次审议不仅涉及非洲，而且涉及整个国际社会及其文明和民主的观念。我也仅向诺特达姆阁下表示赞赏，他在6月份对安理会的领导的得到了公认。

如此众多的非洲外长和领导人的出席，特别是作为不懈斗争和勇气化身的纳尔逊·曼德拉先生以及还有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克拉伦斯·马克韦图先生的在座，这本身清楚地表明了眼前议题的重要性和不仅威胁南非，而且也威胁周围国家的普遍危险。

肆虐南非的暴乱继续造成生命损失是不能接受的。现在暴乱的目的是破坏民主力量及整个社区。最近的局面使人们对南非政权对治安部队的控制产生了严重的关切。在这方面，许多报导指出，治安部队成员和极左势力参与鼓励顽固的暴乱。但

是,归根结底政府负有全部责任。结果建设一个民主、无种族的统一南非的努力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这一极其敏感的时刻,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禁止暴乱,发展一种监测南非局势的机制,以便让建设性谈判得以恢复,为一劳永逸地铲除种族隔离制度奠定基础。

在这方面,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该确保在当事各方都接受的一个真正的民主架构的基础上开始谈判。应当鼓励南非少数政权接受恢复谈判的这一民主架构,放弃他坚持否决权,保障它对黑人多数的优越性的企图。

自从在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上通过了协商一致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非的破坏性后果的宣言》以来,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一直在监测着铲除南非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的问题。该宣言要求为谈判创造一个适当的气氛,以便在一部新宪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和非种族的南非。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国际社会不应放松现在对南非政权所采取的措施。

过去三年中有一些积极的发展,其中包括释放某些政治犯,包括曼德拉先生;取消紧急状态和某些歧视性立法;一些政治流放者返回南非;以及最后,在民主南非会议的框架内开始谈判。

尽管有这些发展,但作为人类良知上的一个伤口和反对人类罪行的种族隔离制度依然存在。受剥夺的南非人民继续在种族主义制度下痛苦。数百名政治犯仍然关在南非监狱中。许多人因南非治安部队残酷无情和有系统的行动而惨遭杀害或受伤。

这种暴力统治自1992年1月以来,在有系统地上升。至1990年2月以来,据说已有7 000多人惨遭杀。这些受害者分为不同的几类。根据文件S/24232的附件,南非中以黑人社区为目标的暴乱升级了,最近的一次就是1992年6月17日晚上发生在博伊帕通镇上的大屠杀。国际社会认为南非政府应对此负责,并要求立即制止暴乱,保护所有南非人的生命财产。

尽管如此大规模的伤亡构成全国性紧急情况,但南非政权的反应说的最轻也是完全不够的。最近暴力循环的继续严重地危害着和平谈判的进程和向一个民主、非种族的统一南非的过渡。谁从继续暴乱中受益?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到在南非建设一个较人道和无种族局面的和平谈判进程势头壮大时,他们看到自身的利益有危险。在这方面,南非政府无动于衷的反应,提出了一些问题。应该让该政府认识到履行其维持和平与公共安全的职责的重要性。

显然,国际社会不能满足于南非最近变革的程度。必须完全消除一切种族隔离政策,并形成对所有人权利平等的基本原则的尊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按照大会决议,对现政权保持制裁应该继续成为国际社会对南非立场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在谴责南非暴乱升级,特别是博伊帕通镇的大屠杀的同时,必须作出必要的决定,尽早结束这种暴乱,并监测南非的事态发展,直至消除种族隔离。

我国政府充分支持秘书长的努力和根据非洲统一组织的请求,发挥秘书长的斡旋作用。联合国必须继续寻求办法制止动乱,帮助加快民主谈判的进程,以便改造南非成为一个非种族和民主的国家。在这方面,任命和派遣秘书长代表前往南非,是积极的第一步,这一步骤将能对局势作一次真正独立的调查。尽管如此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仍应继续处理该事项,以确保南非顺利地过渡成为一个民主和非种族的国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真地关注着南非境内的事态发展,并感到严重的关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一贯帮助动员和支持旨在消除种族隔离的非人道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国际努力。此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始终同各国际机构合作,以加强对南非制裁的执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只有通过协调行动才能打破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由南非所有各爱国代表团体参加,在一个商定框架的基础上起草一份新宪章,这对建议一个民主、非种族的统一国家是必要的。今天,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准备消除暴乱和种族主义。

这是国际社会为减轻南非被压迫人们的苦难所能作的最起码的事。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意大利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特拉克斯勒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7月份安理会主席。

近几年来南非发生的重要变化受到我国的热烈欢迎。确实,这时期发生了许多政治事件,这些事件可导致朝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和非种族的政府方向的决定性转变。在这一方面,我要表示我国政府对逐渐通过立法废除种族隔离和对在民主南非大会架构内进行的谈判的深切赞赏。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辩论的原因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原因。近几个月来,在南非暴力令人吃惊地增加,最终导致骇人听闻的博伊帕通事件,造成无辜生命惨重伤亡。此外,谈判进程中止。意大利对政治气氛恶化深感关切,并强烈敦促南非社会所有组成部分——政府、警察和代表所有参与民主南非大会进程的南非人的政党——竭尽全力停止暴力循环,共同努力使局势平定下来。

出于同样的原因,意大利呼吁所有有关方面迅速恢复民主南非大会谈判。迄今为止取得的重要成就不应当丧失,建立一个代表所有南非人的非种族民主社会的进程必须得到维护和继续下去。

国际社会怀着极大的兴趣注意南非事态的发展,目前在这个会议厅进行的辩论是这种兴趣的明证。在这一方面,请允许我回顾欧洲共同体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这种建设性作用特别体现在援助种族隔离受害者特别方案的规模和欧洲共同体三位外长即将访问南非上。

出于同样的原因,意大利强烈希望,将于今天通过的决议草案,通过支持和继续利用秘书长的斡旋并通过请他任命一位特别代表,将积极地为鼓励所有有关方面努力通过旨在建立一个民主的、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的真诚对话来解决他们的分歧作出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意大利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班图·赫罗米萨先生,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班图·赫罗米萨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这绝不意味着安理会或其任何成员承认他宣称所代表的组织或实体。

我请赫罗米萨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赫罗米萨先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感谢安理会给我这个机会参加今天下午的辩论。

在安理会今天在此开会审议南非的暴力灾祸时,我们首先需要在南非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的范围内给暴力下定义。种族隔离制度和白人统治一向得到无情使用的最大限度国家暴力的支持,以迫使没有被代表的大多数南非人不管愿意不愿意地屈服白人统治。

德克勒克先生在1990年至今天所作的事情是从政治意义上使南非恢复到1960年前时代,当时政治组织享有活动、结社和集会的权利。从法律上讲,他把南非带回到1948年前时期,当时种族隔离还没有合法化和制度化。在这两个时期,黑人没有选举权,他们今天也没有这种权利。

他现在最关切的事情是同解放运动竞争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取代这些解决运动并使它们无效。该政权的不妥协态度加深了谈判僵局。德克勒克总统当然在第二届民主南非大会之前,会见了他的盟友,并保证减慢谈判速度。在第二届民主南非大会上,他坚持要求极高的特别多数比例,他知道,这不会被南非人所接受。

在其他圈子里有人争辩说,南非共和国现政府不是一个殖民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有正当的理由象在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一样进行干预。我承认南非是一个主权的独立国家,但是,宗主国英国于1910年把权利移交给白人少数,这使南非现政府有资格成为一个殖民当局,因为南非土族人民在管理进程的所有机构中被剥夺自决权。

我注意到南非政府最近采取的战略:企图笼络解放运动,以使它们分担目前对暴

力和其他问题的责任。破坏黑人社区的稳定并不局限于黑人城镇。这种破坏稳定的活动扩大到被认为不喜欢国民党政府的肮脏花招及其对手无寸铁和无辜的黑人动用武力的嗜好的家园政府。

连续两个多财政年以来，同广泛的民主运动完全结盟的特兰斯凯政府特别成为南非共和国政府财政扼杀的目标，企图强迫特兰斯凯政府听从命令。例如，南非在去年12月而不是4月才批准我们的预算，今年3月，我们被告知要结清账目。今年的1992-1993年预算还没有被批准。安理会成员把这叫作什么呢？这是不是破坏稳定？我承认这确实是政治讹诈，其目的在于通过精心策划的大规模饥饿使当地人民对政府不抱幻想，从而打算起义。

自1988-1989年以来就推行这个战略；它最终导致1990年11月22日的流产政变。在由南非调派的法官组成的特兰斯凯最高法院里可得到的证据表明，南非参与了策划和发动政变。为了证明白人南非政府利用雇佣军实现其恶毒的政治目标这一事实，我要指出，对特兰斯凯发动的流产政变是由“莱索托解放军”的成员充当先锋，“莱索托解放军”是南非政府为推翻已故的莱索托王国酋长莱布·乔纳森而训练、资助和装备的。

这些人被特兰斯凯政府所关押并出庭面对叛国的指控。莱索托解放军成员在法庭中证实了我们于1990年向德克勒克总统提交的情报报告，即一个属于在西部与特兰斯凯交界的昆斯敦的某位范汤德尔先生的农场，被用来作为训练和集合地点，这些人从这里出发去用迫击炮杀死沉睡中的特兰斯凯防卫部队兵员。

由于一封匿名写给我的可靠的文件，通过我的办公室揭露了暗杀戈尼维和其他人的国家命令。今天，我还有一份以同样方式送交的很厚的档案。有一天我决定公开它，就将毫无疑问地证实：南非白人是破坏黑人社区稳定、造成流血和死亡的专家，以便有利于它继续掌权。

南非充满危险的政治领域的历史表明，南非政府否认知道一切它所参与的事件，只是后来被证实它犯下严重过错，比如在戈尼维和其他人、特拉斯特非茨、英卡塔

门丑闻以及对安盟和莫桑比克民族解放运动部队的支持等问题上。

当南非共和国政府的罪行和作为与不作为被公众所知时，它成为一种说明它们在过去发生的蹙脚的借口。

似乎甚至在这一谈判进程中，无表决权和不能发表呼声的多数人将取决于德克勒克政府对它所能向黑人作出的让步以及能够为白人优越地位所保留的东西的态度、感情、意图和处理。

我们仍然怀疑南非政府对真正变革——即同意成为多数人统治基础的一人一票——的明确承诺。至今的每一点证据都表明：德克勒克所进行的一切变化都是对国际社会和内部压力作出反应的结果。他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安抚国际社会并修饰南非的丑陋形象，以便使南非重新被接纳进国际社会的行列。

种族隔离受害者中间一个不断形成的概念为：南非政府关于解除给所有解放运动禁令的决定来自于一种保持与它们的双向交流的愿望——即一方面与它们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削弱它们。它通过不遵守与它们达成的协议来削弱它们，并以这种方式使它们在其支持者的眼中失去信誉。

已在黑人城镇中所证实的治安团与南非保安部队在使黑人社区到处出现平民伤残方面的勾结，再一次指出了南非决心在与其一些家园政府同盟的谈判中占上风。

某些黑人地区各政治党派的突然出现和泛滥，是一个精心预谋的计划的直接产物，这一计划是要迷惑和控制人民并把他们当作未来国民党所领导的反对解放运动的大同盟的投票工具。

人们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谈判仅仅是三方集团——即非洲人国民大会、国民党和英卡塔——的事的印象。这种印象必须加以纠正，因为还有泛非主义者大会、阿扎尼亚人民组织和各家园中其他政治党派，它们与克瓦祖鲁首相、布色莱齐酋长享有同等的地位。

我们从非洲的经验中懂得，从导致如何独立的谈判进程中排除其他政治结构，将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暴动。

象本机构这样的国际社会成员,应当在处理奖励问题时谨慎从事。它们应避免在未与南非黑人领袖协商的情况下就针对该国的惩罚性措施作出单方面决定,免得这些组织被认为象1910年的情况那样,向被压迫的黑人群众背后插刀。

我们不想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一个德克勒克及其同盟在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下使黑人遭受严重政治失败的有预谋的战略。

我强烈感到,政治命运和南非进退维谷状态的解决,是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紧密相联的。南非及其一些西方同盟所训练、装备和资助的武装起来的安盟和莫桑比克民族解放阵线,似乎必须在我国被推进一个非种族民主社会之前被安全地安置在权力位置上。冷战可能已经结束,然而南非的种族隔离受害者却仍然痛苦地感到其波纹影响。这种状况产生于一个偏向于两个国家的政党升上权力位置的担忧。这些国家将迅速采取重要行动,并停止向反抗运动输入援助、供应和后勤支持,从而挫败企图把国际既得利益的仆从安插进权力位置的整个宏大战略。

我们敦促国际社会重新观察南非正在展开的情况,并注意我所阐述的有关事实。如果这些问题被忽视,南非将会陷入混乱与无政府状态,因而将产生一场血腥冲突。南部非洲已经由于南非经济欠增长而正在流血。只要不解决南非棘手的问题和争论不休的问题,政治和经济上的区域合作就没有任何希望。

我们经过考虑的立场是:国际社会进入南非之举,只有在对谈判进程有直接发言权的情况下才会有效和有意义。必须授予它在抢夺权力的各方之间进行参与和仲裁的强制性权力。

为了防止由于对民主南非会议中的僵局的愤怒和失望所引起的进一步种族分化,国际社会应着手帮助各方在认真决定的时间表内加速改革速度。

我们所大声要求向南非派遣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只能在其恢复和平与平静充满争夺地区的努力伴随着立宪谈判中相应的显著和实际进展同时进行的情况下,才能体面地和令各方满意地履行其职责。

一旦在南非发挥维持和平作用的一个国际机构得以确定,其职责应包括:

第一,向该国派遣一先遣小组去会晤各领导人,以使自己熟悉围绕南非及其所建立的独立家园的各种问题;

第二,检查全国的普遍稳定性,把精力集中于在某些家园中绝对没有自由政治活动的乡村地区;

第三,帮助建立一种自由的政治气氛,以促进动员各政治党派和组织的支持;

第四,帮助查明南非国防力量中所雇用的所有外籍雇用军并把它们遣送回原住国;

第五,监督在南非生产武器的军售公司及其代理商,并防止南非国防军和南非警察军需库中的武器流向其代理军队;

第六,监督可能出现的广泛违反武器禁运的情况,检查和确定是否利用秘密资金来购入用于杀害黑人的外国武器;

第七,全盘接管《全国和平协定》并且予以修订,更加注意下述事项:国家武装部队行为守则和控制;对各解放运动武装力量以及白人右翼军事方队的控制。右翼军事方队正在公开进行训练,并且公开展示其武器。

国际社会必须面对德克勒克先生关于如果各解放运动不解散其军事力量则不可能在南非建立临时政府的言论。这种新的态度使许多人感到惊讶,因为特别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中止武装斗争,并且没有对德克勒克先生的政府采取敌对行动。德克勒克先生在解除对解放运动的禁令时指出,对解放运动军事力量禁令也一并解除。

国际社会必须不断无情地以及坚定地审查德克勒克政权1990年2月以来对国内事态发展所采取的残暴行动,即国家参与不断屠杀黑人以及该政权誓死阻挠实现其不能接受的谈判解决办法的决心。

在该政权淋漓尽致地表现其缺乏诚意的行为以及暴露其上述隐藏的议程之后,国际社会为了重新建立信任,促进对恢复谈判的信心,就必须考虑是否应该赞成或者批准各种内在机制,以保证德克勒克先生及其盟友不能够象他们在民主南非大会进

程第二阶段那样单方面决定改革和谈判的进展速度。

最后,很显然,在今天的南非不可能进行自由的政治活动。由于国家通过动用其保安部队及其雇用兵破坏其政敌的政治力量,煽动所谓黑人对黑人的暴力行为,这种情况更加恶化。国际社会在目前安排和气氛下坚持恢复民主南非大会谈判将毫无意义。只要南非政府听任其鹰犬任意蹂躏手无寸铁的无辜黑人,谈判就不可能恢复。

主席(以英语发言):发言名单上的下位发言者是帕哈德先生,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帕哈德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感谢你并且通过你感谢印度政府,使我有机会能够在安全理事会这次重要会议上发言。首先,我代表南非共产党对今天上午某些发言的基调和内容感到遗憾。我想,那些目前体制内的人只能作如此发言。但是,这确实又表明南非管理结构不仅仅包括中央政府,班图斯坦制度仍然阴魂未散。

对于一个已在纽约呆了几天的并且目睹民主党大会的人来说,在政治喧闹中,民主党初选中的各候选人相互拼个你死我活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位代表竟然利用今天这样重要的会议重谈陈旧的可怖反共老调;人们本以为,现在我们已经超越这种政治把戏。但是,既然他似乎是消息非常闭塞,我想利用这一机会仅仅告诉他及其他的代表团,南非共产党没有任何秘密党员。

过去几年来,我国饱受暴力行为的破坏。暴力程度如此之高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在寻求对这种暴力行为解释和解决办法时,我们的前题应该是,如果南非警察和南非国防军履行了对我国公民-无论其政治和思想立场和党派--的义务,那么即使不能避免这些暴力,至少可以大幅度减少这些暴力。

有足够证据表明,保安部队不仅没有履行其职责和义务,而且还积极参与煽动暴力,使其升级。

很显然,由于这些保安部队表明了政治立场,其个人和集体的参与只会进一步加剧暴力行为。这些行为使数千人死亡和肢解,并且使财产遭到破坏。

南非的暴力行为并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那种黑人对黑人的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是腐败、威信扫地的制度所造成的。我想没有人会说过去的南斯拉夫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斯拉夫对斯拉夫人的暴力行为或白人对白人的暴力行为。

令人感到严重关注的是,在南非政权声称它努力寻求谈判解决办法的时候,它却继续分拨50亿兰特进行秘密活动。很显然,可以更好地利用这样一大笔资金,帮助解决我国普遍存在的令人震惊的以及不可思议的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现象。

在今天上午的讨论中,有若干人提到群众行动。我们认为,群众斗争似乎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关键内容,只要这种群众行动是和平的、并且不违反法律。但是很显然,法律本身应该不是混帐法律。然而,在审查南非所发生的群众行动和群众斗争的背景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南非的力量平衡可描述为,一方面,一个全国性政党政权控制所有的压迫工具和所有的国家机构,另一方面民主势力只有一项力量,这就是我们人民大众的潜在力量。

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我认为我们也有必要来看一下群众斗争的问题。

顺便提一下,南非共产党的影响并不是象人们捏造的那么恶毒。毕竟是我们代表团提出民主南非会议这个名称,而且据我看其他人也都接受了这个名称。

这使我要谈一下谈判的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重申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谈判进程中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所领导的联盟的目标是企图将政权从少数白人政权手中转移到人民手中,而不是企图把政权转移到阿扎尼亚泛非洲人主义者大会或任何其他人士手中。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关键因素。

因此,必须由南非人民来决定谁应统治他们。我们认为这就是民主南非会议失败的原因。我们不能想象继续民主南非会议的谈判进程,除非我们得到国民党政权明确和毫不含糊的声明说它将接受这样一部宪法--该宪法给予南非人民权利来决定谁应统治他们,在未来宪法关于分享政权的安排中也不应暗含任何条件。

因此,如果我们穿透词藻的浓林,消除围绕民主南非会议和谈判进程的模糊不清之处,我们就会清楚地了解是什么使我们同国民党分开的:事实是,我们要一个民主

的南非,人民在其中不仅有权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而且肯定有权在下一次选举中唾弃它。

我们认为,如果国际社会将对这个问题进行干预,那么干预的方向就是给予南非其他每一个民主社会所享有的权利:我重复一遍,即一国人民选举自己的政府的权利;以及唾弃该政府的权利。这就是在民主南非会议使我们分开的问题。其它问题都是可以谈判的,也是次要于它的问题。这也就是说,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新宪法中包含分享政权的安排。

在结束讲话时,我要说,我们要么是站在南非根本变革的门槛上,要么就是站在深渊的边缘。如果暴力在我国持续下去,如果我们无法减少这一无法接受的高度暴力,我们就将陷入深渊。但是,如果我们能结束这种暴力,如果我们能实现在我国进行自由选举活动的形势,那么我认为我们就会毅然决然进入一个新的南非。

正是在此情况下联大和安理会需要考虑进行干预。其干预将是有意义和重要的。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开始对监测南非局势起更大积极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秘书长的代表尽快抵达南非是绝对至关重要的。总之,自1946年以来就处理南非局势的这一机构对全人类有责任和义务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一针对人类的罪行。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人是安理会根据其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发出邀请的。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桌就座半发表讲话。

Mahlangu 先生(以英语发言):在我向你致意之前,我愿简单谈一下我对所得到的印象的看法。

南非黑人群众并无不同的声音。问题是有由于政府引起的两种声音。有为政府说话的人,因为他们有政府为后台,有政府的支持;另外还有代表南非受苦、受压迫的群众说话的那些人。

我可以继续讲下去并在某一个人实际开始攻击非洲人国民大会时将其指出来。因为从其立场出发,这是对以种族隔离为基石的捍卫。这点值得人们关切。

我并不是要为非洲人国民大会辩护,但是我们Intando Yesizwe 党当然还有非

洲人国民大会所领导的爱国阵线一直说我们必须赞成在我国举行公正、自由的选举,以便让我国人民对宪法拥有发言权,宪法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具有影响。

这样非洲人国民大会当然便会受到攻击,因为大多数派别和政府支持的机构都是区域性的,而非洲人国民大会却是全国性或国际性的。

我要谈的另一点是,南非人民终将决定谁将统治或治理他们,而不是到联合国安理会来给人们以其他组织如何坏的印象的那些人。我认为到这里来的目的并非如此。但是当然国民党的同盟者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目的。

我代表王子殿下说,我党无比喜悦能有罕见的机会在这一崇高和有高度信誉的会议上讲话。请让我代表Intando Yesizwe 党向联合国秘书长表达我们无保留的感激,感激他对我们南非的呼声作出高度敏感的反应。我们也感谢所有为召开此会作出努力的人。这个会议召开得太适时了。

我们要毫不含糊地说,我国有严重的社会混乱,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要我们以更为有意义的办法来解决这种社会混乱,国际社会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在下面的讲话中,我还要强调这点。

南非人民目前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挑战:从一切政权完全掌握在少数白种人手中的种族隔离时代进入包括目前占统治地位的白人在内的大多数人民就如何管理国家参与意见的民主时代。遗憾的是,向后一时代的进步被那些政治生存依存于拖延或完全阻止民主进程的人有效阻挠。

种族隔离政策不仅虐待和非人的对待南非的黑人,而且还强行把我国人民的大多数推入悲惨的社会-经济状况,强迫黑人搬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无法自立的种族实体--称为家园、民族国家或班图斯坦--他们的条件同白人的生活条件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些令人不能忍受的、以种族隔离为特性的状况仍然很普遍。所有政权仍然在白人少数者手里,而所有的经济权仍然在极少数白人手里。大多数黑人仍然属于做工的人,而大多数白人则属于给人工作做的人。大多数黑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住房或

根本无家可归。不同的种族仍然采用不同的教育制度。所开列的这些事情清楚地反映了南非社会的不公平,而这些事情太多,使安理会无法尽听,所以我就此打住。

国民党自1948年起统治我国,它仍然通过种族隔离政策统治我国。人们应当保护自己信仰的政策,这是合乎逻辑的。同样,南非政府多年来不惜代价有效地保护了种族隔离,而不惜动用军事手段,使用安全部队或甚至通过其他非公开的行动。我们在新闻媒介中看到,反对种族隔离的人遭到逮捕、判罪、酷刑、骚扰和甚至被处决。

随着9月份许多政党和组织签署了全国和平协定及去年12月建立了民主南非大会,我们变得完全的乐观。我们参加民主南非大会的人和我们的同道者进而相信,一个新的谈判时代正在来临,南非正在离开种族隔离,走向民主时代。我们希望和平与稳定降临我国。

但是和平协定与民主南非大会仅仅煽起了火焰:暴力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肆行。其他的发言者已经例举了这种暴力的许多例子,例如博伊帕通屠杀案。

可靠消息报导,南非冲突和暴力的根源是种族隔离政策,自1948年,这种政策就由现在统治南非的政党谋划、扶助甚至提供经费。因此这个政府极难使除它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相信它不再做这种事情。考虑到该政府所拥有的军事和安全力量,要人相信它不能控制暴力真是要把它的可信性程度扯得更薄。

因此人民相信,种族隔离自1948年起就替政府的利益服务,即使有着某些小小的、基本上无效的改变,它也将继续为政府的利益服务。

考虑到一些迹象表明,该政府对许多暴力事件负有责任;考虑到很难相信该政府现在愿意完全放弃种族隔离和由种族隔离带来的权力;考虑到该政府看来不可能本着诚意进行谈判,又考虑到看来它正在试图操纵民主南非大会以巩固它的地位及保证白人少数在经济上最大限度的好处。我们 Intando Yesizwe 党很清楚民主南非大会将不会产生结果。我们认为,除非国际社会进行干预,否则民主南非大会将无法成功。

因此,我们不再继续参加民主大会的决定是基于以下条件:必须决定性地终止暴力;建立国际监督暴力机构,向特种镇暴队等政府的非正式行动部队必须切实解散;政府放弃在民主南非大会中的顽固立场,开始象一个真正的伙伴那样,本着诚意谈判。这一决定完全是对南非目前令人沮丧的政治局势的反应。

我们现在紧迫地呼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确认我国的局势需要紧迫的国际干预,并派遣一个高级监督委员会以实现下列目标:监督和调查南非的暴力,并向秘书长提出报告,特别注重于暴力的原因和肇事者;就联合国必须采取哪些决定性的步骤来结束暴力并从而为有效的谈判开路向秘书长提出建议;调查是否应当和是否有必要向民主南非大会派出联合国常驻观察员并向秘书长提出报告;并就能够确保南非向一个给所有人民带来更好未来的国家平稳过渡的任何事项提供咨询、提出报告和建议。

我代表我的领袖亲王殿下,感谢你们宽宏大度地听取了我们这方面对问题的意见,我们还要求,当你们来到南非后,应当同所有有关各方磋商。我前面已经说过,事实上有些方面只要处于有权的地位,就不会谴责种族隔离。然而,在某个特定的管辖区内的人们持有何种意见当然是一个有关因素,因此同所有有关方面磋商是重要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乌克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乔克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给我这次向安理会发言的机会。

1989年通过《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唤起了人们的希望,希望在该区域的危机会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表明整个国际社会一致立场的这项《宣言》要求南非创造:

“必要的气候,使自由政治讨论得以进行--这是确保人民参与重新缔造国家的进程的必要条件。”(大会第S-16/1号决议,第7段)

虽然释放多名政治犯后为政治活动提供了便利,但着手使政治流亡者重返家园和部分废除压迫性立法的工作,自由表达政治意愿和谈判进程本身已受到席卷全国的暴力浪潮的严重阻碍。

这再次证明这样一种断言,即种族隔离是一种侵害人类罪,因此应该连根铲除。

在过去几个月中,暴力逐步升级,已达到空前和可悲的水平。博伊帕通的悲剧只是南非政治局势恶化的又一证据。

国际社会受到最好的希望和期望的鼓舞,对南非的积极事态发展给予过高的估计,并低估了尚存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曾把我们的希望同1991年9月签署的那项令人鼓舞的文件,即《全国和平协定》连系在一起。如果确实执行其规定,这将显然有助于制止南非的暴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意愿和行动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自从《全国和平协定》签署以来,已有1 700多名受害者被杀害。

遗憾的是,我们似乎给南非当局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或者他们错误地理解我们的信号。不论怎样,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改正我们的错误。

在这方面,人们还记得,安全理事会曾针对未能对两名指控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采取恰当措施的国家采取措施。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只能想象如果安全理事会要始终如一的话,那么它针对不是一次而是成千上万次未能对恐怖主义分子采取妥善行动的国家;针对使用国际雇佣军和袭击队,在国外采取恐怖主义行动,并在起诉犯罪者毫无作为的国家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我刚从昨天和前天在伦敦召开的关于南非政治暴力和《全国和平协定》执行情况国际听证会回来。来自27个国家的250人参加了这个活动。与会的还有13名目击者,其中一些人是十几岁的少年。有人被枪杀;他们的一些同胞被杀害。这些目击者逃了出来,以后他们呼吁南非当局伸张起义;但他们一直没有得到正义。

我们听了一个人的发言,他参加了旨在杀害反种族隔离运动成员的秘密行动。目击者谈到了对谋求民主的人发动的一场未经宣告的战争。在南非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以任何幌子维持少数人统治。

难怪伦敦听证会在这种情况下断言,当局必须承担政治暴力的主要责任,因为他们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它。

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现在应该纠正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形象,安全理事会上一次审议这一问题是在1988年。让我们发出一个继续施加压力,以便制止暴力的明确信号。南非不断升级的暴力必须受到谴责。

如果现在不制止暴力的话,那么暴力很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失去控制并四处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但是,如果各党派政治家和整个社会未起到其作用,暴力就不可能得到控制。我要重复一遍,首先,南非政府必须采取有效行动,制止目前的暴力。只有维护法律和秩序才能确保谈判进程的安全和南非问题的和平解决。

但是在目前阶段,在相互不信任的气氛在全国蔓延之时,国际社会必须发挥其作用。现在迫切需要有真正独立的调查人员介入。有必要派遣一个国际小组,赴南非监督暴力事件。南非和南非人现在和今后几个月都需要国际支持和帮助,以便在该国建立一个新社会

在过渡期间,应该进行地方、区域和全国选举,还需要有某种形式的国际监督,以确保公正。

民主南非会议谈判各方应该认识到,国际社会在发动南非谈判进程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另外,该国正在谋求加入国际社会;如果它想要得到信誉与合法性的话,那么利用联合国的智慧、忠告和经验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

南非过渡进程的复杂性显然要求国际社会持续广泛的支持;这种支持只有妥善协调才能有效。有必要对政治、社会 and 经济发展问题、保护人权和南非社会民主化问题采取联合的办法。

在这方面,必须提高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反对种族隔离中心的作用。请那些放弃参加该委员会工作权利的国家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与该委员会一道努力监测关于种族隔离的大会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宣言》的执行情况。

应该创立一种机制,综合联合国各成员国的智慧和政治经济力量,以及联合国秘书处的经验和潜力,促进和平地执行南非的各项过渡目标。

乌克兰认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无权面对持续大规模和严重的违反人权情况,不听明确的忠告而无动于衷。

最后,让我表示希望,安全理事会将敦促国际社会维持为早日结束种族隔离而实施的现存措施。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纳米比亚外交部长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阁下。我对外长阁下表示欢迎,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古里拉布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我们彼此认识已有几年,并在非常重要的各种问题上一道工作过,包括同南部非洲有关的问题。因此,我相信,你将把你拥有的值得称颂的外交技巧和政治智慧带到你目前的工作中。我向你保证,我们将支持并配合你在这一重要时刻,在这一对非洲及其人民来说特别重要的时刻履行这一崇高职务。

我们也对你的前任,比利时的诺特别达姆大使表示祝贺,他成功地指导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会务。

我也谨借此机会对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被一致选举担任秘书长职务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愿他在履行其重大职责时一切顺利。

我也向出席会议的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博士表示敬意,他在世界事务上的广泛经验和对联合国的深刻了解在这几次会议的磋商中是不可缺少的。

让我打消一个我听到的有点恶作剧的谣传,说什么由于纳米比亚在发言者名单上排列的位置,我是对这个议题作出定论的人。根本不是这样的:主席先生,你将始终在安理会作出定论,我们在座的有非统组织部长级代表团的主席,如果需要作出定论的话,是会由他讲的。毕竟这些会议实际上是为南非召开的,因此是为南非人民本

身召开的。

我本来想,当我第一次作为纳米比亚外长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将是一个愉快的时刻,将汇报有关沃尔维斯湾和沿岸岛屿重新并入纳米比亚其他地区的安全理事会第432(1978)号决议的成功执行。南非政府和纳米比亚政府去年开始就此问题进行谈判。但是,近来,由于南非政府一贯阻碍,反悔先前达成的协定,这些谈判日益陷入僵局。因此,可以想象,纳米比亚政府将发现不得不把这一事项提交到安理会来,寻求帮助早日将沃尔维斯湾和沿岸岛屿重新并入我国。目前这一议题就讲到此为止。

出乎意料,我现在必须作得的首次发言却同南非的悲剧性暴力有关。这是出乎意料的,因为除了1989年导致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关于纳米比亚的上次会议之外,安全理事会上次审议南非问题和同南部非洲有关的任何问题以来,已有四年多了。自从1988年以来,南部非洲已发生了重大和值得欢迎的新情况;纳米比亚实现了独立。我们看到了对南部非洲独立国家颠覆活动的结束以及南非和平进程的开始,这导致民主南非会议的设立。我们目睹了令人鼓舞的迹象,使人们对最终能够真正变革感到乐观。这些事态发展使人们抱有很大的希望和期待,即我们已经进入了南部非洲和平、合作和友好睦邻关系的新时代,并且这些事态发展将取代殖民主义、非法、颠覆和种族隔离的旧秩序。

非统组织首脑会议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这些重要会议,不仅仅是为了对南非政府提出无足轻重的指控。非统组织和前线国家不仅乐于见到我提到的积极的事态发展,而且它们同样公开赞扬南非政府朝着正确方向采取的步骤。

这次非统组织首脑会议派了一个以非统组织现任主席的代表所率领的部长级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提出非洲对人们都在谈论的南非局势的立场。

在这方面,我的兄弟和同事,塞内加尔外长吉博·卡昨天的发言雄辩而有效地阐述了非洲的立场,我国代表团赞同其发言。其他各位同事及安理会成员和其他代表团另外所作的认真和阐述事实的发言,突出解决南非不断升级的暴力问题的紧迫性。

这些发言和向各国代表团所提供的其他文件资料,以及报刊中对南非目前局势的新的揭露,证明了这次会议的及时和重要性。我不打算重复已经说过的内容,前面一些发言者大都有效而令人信服。我打算在这场辩论中表达纳米比亚的看法。

在这方面,安理会各成员非常了解南非与纳米比亚之间的历史的和殖民地的联系。直至1989年,安理会本身就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殖民和非法占领问题,通过了无数的决议。在此背景下,也作为邻国,纳米比亚认为有责任对正在把南非推向灾难边缘的大屠杀和不稳定表示关切,这种情况如不及时制止,可能扩大到整个地区,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看到成千无辜的男女和儿童在过去几年中惨遭杀害,我们纳米比亚人感到痛苦,我们的心都碎了。现有统计表明,自从1984年以来,已有12 000名南非黑人惨遭杀害;1990年被杀害的人数惊人的高达7 000人。如此巨大的人类痛苦绝不能继续下去,因为,我们今天在南非看到的大屠杀和那里所使用的可恶的方式,同种族灭绝是一样的。看到这些罪行的肇事者安然无恙或根本逍遥法外,令人痛苦。但我们记得纳米比亚也经历过同样的情况。

我懂得我所谈的情况。我有一种义愤填膺的特别感觉,因为为南非政府效劳的这些罪犯中有纳米比亚人,特别是那些属于臭名昭著特种镇暴杀人部队的罪犯。我本人一年多前就不止一次地提请我的邻居与同事——南非外长注意我国对招募纳米比亚公民用于针对我们的南非兄弟姐妹的政治暴力一事的关切。直至现在,我没有收到答复。最可怕和急剧的消息是,在博伊帕通进行大屠杀的是特种镇暴部队。

我们同南非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为研究南非政府对待谈判与遵守已达成协议问题上的公正感与诚意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案例。博伊帕通大屠杀和对无辜的南非人民所采取的其他的残暴行径,看来就象纳米比亚经历的重演。

我们再次责问南非政府缺乏信誉,没有诚意。昨天有一位发言者提出的问题值得重复,即为何南非政府在这一时刻,在一个和平的时刻,在国内谈判已经开始的时候,认为有必要保持一支庞大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外加各种所谓的治安部队,包括

国际雇用兵营。我们希望我们的次区域有和平，南部非洲不再发生战争。这是一个只有南非政府才能给予满意回答的令人不安的问题。

大约三年前，当德克勒克总统接过国民党的领导权，并开始发表充满信心和以一个新型的南非为特点的鼓动人心和建设性的宣言时，我们以为这位南非白人是一个有勇气、有使命感的政治家，他准备同种族隔离及其令人发指的过去彻底决裂。但老戏重演。三年后如果再问有什么新货色，或者实质内容在哪里时，就不能怪人们悲观了。

1990年，在当时横扫次区域的变革之风的鼓舞下，当时的政府认为可以邀请德克勒克总统及其同事参加我们1990年3月21日宣布纳米比亚独立的活动。

从那时以来，我们试图同南非领导作交易，其中不无一些严重的困难。但我们别无它择，我国从各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前殖民地宗主国的第五个省份。此外，我们之间还有不少事情没有了结。

我们纳米比亚人完全支持和平地通过谈判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和建立一个民主、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但与此同时，根据我们在同历届南非政府打交道，斗争、谈判甚至在过渡时期的亲身经历，我们坚持认为，确保恢复民主南非大会进程的试金石不仅是结束暴力本身，而且是设立有效和持久的机制，以防止军队和治安部队被用来伤害政府的反对者。

例如，至于纳米比亚，当时的要求是，在选举进程开始之前，那时存在的治安和其他部队必须限制在基地内并予以遣散。这样做被认为是必要的，以便在选举和制宪期间确保一种没有暴力和恐吓的气氛。我们认为，可考虑在南非作出类似的安排。否则，在目前形势下，即便和当民主南非大会谈判恢复时，也不能保证取得圆满成功。

参加民主南非大会的所有方面都收到了我们的信，我们在信中敦促他们给和平一个机会，并认真地为制订一部新宪法和建立一个新南非而努力。这仍然是我们向他们发出的信息。

我想要在这场辩论中向我的同事、南非外交部长表示,我们纳米比亚人希望在南非看到和平。我们想要看到真正的谈判开始。我们想要看到一种互让的道德标准。我们想要看到对多数人统治的承诺。我们想要看到全国和解。我们愿欢迎一个民主的、非种族的、和统一的南非加入南部非洲国家的行列。因为这些是载入我国宪法并已被参加国民议会的所有政党和各阶层人民接受的理想。

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选举胜利和在纳米比亚实行多数人统治根本没有威胁纳米比亚任何少数民族的利益和福利。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所有人为纳米比亚共和国平等公民。

南非外长象了解本国社会一样了解纳米比亚社会,他能够亲自证实我刚才说的话。面对真正或想像的挑战,南非政府首先必须鼓起勇气和政治意志,以便能够作出大胆和坚决的决定,消除所有剩余的障碍并为建立一个新的、和平的南非铺平道路。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还必须再次呼吁各南非解放运动和所有其他民主力量,那些参加民主南非大会的政党以及其他南非政治组织和团体避免暴力并拥护谈判进程。但要做到这一点,南非政府负有首要责任立即采取迅速的、具体的和果断的步骤,以便结束不幸的暴力,这是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被压迫人民自己负有加强和巩固受国阵线内部团结的特别责任。

我国代表团并不在争论和骂人中得到满足。这不是我们参加这场辩论的目的。当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首脑会议把纳米比亚包括进被指派参加这场极其重要的辩论的非洲国家时,我们感到荣幸并把它视为我们的爱国义务。不得不要求举行这次会议,因为目前南非的严重局势是开会的正当理由。我并不认为单纯地谈论具体例子是进展的大敌。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样做正是消除进展道路上障碍的处方。

也许作为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的迹象,就南非参加这次会议而言,我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除南非政府和得到联合国承认并一直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的各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团外,安理会英明地决定赋予一些参加民主南非大会的政党在

安理会上发言的特权。对这件事，纳米比亚代表团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意见。然而，我必须说，鉴于我们在南非看到的严重局势，如果把这次重要的安理会会议变成故作姿态的无价值会议或做民主南非大会上未做完的事情的战场，那将是令人痛心的注解和完全麻木不仁的迹象。

我国代表团真诚地希望，尽管政治上有分歧，所有南非爱国者将在这个时刻超出政党政治，并努力再次保证竭尽全力做到：第一，结束暴力，第二，消除现在或将来可能再次使和平进程出轨的所有剩余障碍。

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特别要敦促南非政府想尽方法在同其他有关方面协商和合作下表现领导能力并显示出勇气，以使谈判能恢复。非统组织和无疑其他国际组织愿意支持南非政府为达到国际社会对它期望的民主和好政体标准所作的一切认真和真诚的努力。

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一些发言不适合安全理事会的地位；它们将无助于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和一个制宪议会所需要的和解与调停。

关于黑人对黑人的暴力的指控，是压迫者几世纪来用于破坏其对手信誉的陈旧伎俩。把受害者说成是暴徒，是同殖民历史一样古老的作法，而在目前形势下则同种族隔离一样古老。我们不太久前在津巴布韦听到过这种说法，最近又在纳米比亚听到过。所有违犯行为也许总可以以某种方式归罪于有关各方；种族隔离尚未死亡。不可逆转和深刻变革所必要的条件目前在南非并不存在。所以，这是种族隔离和我们今天所见的暴力的根源，它恐要摧毁南非人的生命与财产。

这场辩论和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清楚地表明非统组织和安全理事会对南非事件的看法一致。

我欢迎一些安理会成员就非统组织在要求召开本次会议方面所采取的倡议所表达的感情。

我们还高兴地注意到，象欧洲共同体、英联邦和其它一些这类各种政府间机构，已采取了类似非统组织或联合国已经或正考虑采取的倡议的倡议。

就南非局势所达成的确切无误和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应向南非政府传递一个明确和严正的信息:一方面不断升级的暴力是不能接受的,人们只期待南非政府自己加以制止;另一方面,存在着帮助使局势正常化的意愿。在这方面,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加强了非统组织最近的决议,为联合国发挥有意义的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第一个步骤。在这一步骤之后,应设立一个更常久的机制:在新宪法通过之前,留在该国的一个监督小组。

我国代表团进一步满意地注意到,决议将获协商一致通过,具体执行段落,特别是执行部分第4段,将在辩论结束后立即执行。无需强调,安全理事会将在这方面继续处理此事,直至在自由选举和新宪法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的、非种族的南非。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安理会成员迅速同意了非统组织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要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纳米比亚外交部长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津巴布韦外交部长沙穆雅利亚先生阁下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沙穆雅利亚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我要就南非外长今天上午所作的冗长发言进行发言,我不能不对它加以质疑和纠正。他说--这段话出现在他原发言稿第10页上

“非洲人国民大会共产党联盟向其驻哈拉雷代表发出指示,命令把储存在津巴布韦马什文加的武器转运到特兰士瓦北部边境,以向南非内部浸透。这些武器包括自动冲锋枪和榴弹发射器,并将在津巴布韦军队协助下运输。”(同上,英文第14和15页)

我要通知安理会,博塔先生提供的这一情况完全不属实并且毫无根据。津巴布韦在其土地上没有任何要运往南非的武器,津巴布韦国民军从未协助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或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或南非境内任何它组织运送任何武器前往南非。

虽然津巴布韦支持南非解放运动和广泛的民主力量的政治斗争,但它从来不卷

入那里出现的武装冲突或暴力。正相反，我们一直谴责一切暴力并帮助各方进行和平谈判，以结束种族隔离和转移权力。因此，这篇发言完全不属实，我要向安理会成员保证这一事实。

然而，既然我仍掌握着发言权，我要谈几点简要看法，这不会超过二三分钟、我意识到时间已晚而且人们已谈了许多。我的同事纳米比亚外长在总结中说了一些我也曾想提到的事。今天所作的所有发言，似乎都支持摆在我们面前的将要协商一致通过决议草案。对于这项决议——包括执行段落——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我们对此很高兴，但需要提到今天讨论中出现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需要有一位对南非局势的仲裁人。我认为我们安理会以及整个联合国应把特别代表的作用看作是一个略微更广泛的作用。这一进程结束后，南非各团体已卷入针对主要地位的权力斗争。这是很正常的。博塔先生告诉我们他想看到他所属的国民党吸收一大批黑人追随者并成为主要政党。这也是很正常的，其它党派将争取做同样的事。但我认为应当避免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参与南非政治活动并正期待使他的党受益博塔先生本人，也竟作为对局势、对其它党派可以或不可以做什么事的仲裁者稳坐在那里。我认为安理会应注意到这里的一种异常现象，我们应检查对进程的某种监督或仲裁。

今天讨论过程中可以明确看出的第二个因素是：虽然我接受今天上午代表各传统和部落群体发言的若干领导人的发言——今天上午有克瓦祖卢、博普塔茨瓦纳和西斯凯以及今天下午有特兰斯凯、文达和康维的发言人发言——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其部族或居民。他们在这里说，非洲人国民大会不能代表南非所有黑人发言，我想他们也应该承认，他们自己也不一定能代表其地区的所有人民发言。

因此，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断定这些地区人民的愿望。博塔先生向我们介绍了白人3月份举行的公民投票，他说公民投票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这一章。但3月份未获准进行投票的黑人呢。显然，有必要对可接受性进行某种测验，

需要有某种方式评估非白人或3月份未参加表决的人的意见的力量,以及他们的思考方向,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真实观点和真实资料。

当克瓦祖卢酋长发言时,他到底能代表多少祖卢人发言呢?他谈到祖卢人是最大的民族;也许是这样吧。但是他代表其中多少人发言呢?我认识一些说祖卢语的南非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有些人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有些人参加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有些人则参加了南非工会全国大会和其他组织。

因此,在我们即将开展的工作中,有必要考虑进行一次可接受性测验,测验一下黑人的思维方向,使我们可以得到现实的解决办法。

我仅仅想顺便提到上述两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佛得角代表的身份发言。

多年来,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一直不断谴责种族隔离制度。安理会和大会多次审议并斥责种族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在许多年的时间里根据种族剥夺了南非多数人民的最基本权利。

内部对这种可恶政策的强烈抵制以及国际上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孤立带动了一个变革进程,这个进程导致了南非的重要政治发展以及为争取民主南非而进行的谈判。民主南非大会会谈无疑是铲除种族隔离残余建立民主和稳定南非的进程中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极为重视民主南非大会进程,一直密切注视着谈判情况,并且寄予极大的期望。因此,目前导致中断谈判的各种问题使我们感到关注。

我们坚信,只有建立民主、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没有任何其他可行的选择。为实现这一目标,所有有关各方应该不遗余力。

南非出现的暴力气氛无疑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项重大障碍,并且可能破坏急需的民主南非大会谈判。

现在应该是认真地、坚持不懈地以及有效地对这一波一波的暴力行为作出反应的时候了,这种暴力行为的破坏性影响正在对我们所希望建立的和谐的南非的前景

投下阴影。我们强烈地敦促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有效措施，遏制和阻止暴力行为。我们鼓励所有有关方面努力创造非暴力气氛，促进谈判，以建立一个民主的南非。

我们认为，暴力不符合南非任何人的利益。暴力除了破坏谈判前景外，只能传播仇恨的种子，而仇恨最终将使南非社会更加分裂。

我们深信，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稳定、公正、和平和民主的南非符合所有南非人——无论其种族或政治派别——的根本利益。

南非的局势处在一个关键阶段，这需要克制和微妙的处理。该国需要稳定和和谐，因此必须尽快克服目前的困难，以便早日恢复争取实现民主南非的谈判。

对于我们所有人特别是我们非洲人来说，南非是一个宝贵的国家。在我们看来，南非的命运关系到我们大陆的未来，南非人民满怀着我们非洲过去集体珍视的合理愿望。

因此，我们以强烈的共同利益感和兄弟般的关注希望，暴力问题的所有方面能够尽快得到解决，争取建立民主南非的谈判能够恢复。

我们感到满意的是，该国非常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参加了我们的会议。他们的证词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我们特别向纳尔逊·曼德拉先生致敬，他的一生是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象征，他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家风范在确定南非政治格局中是一重大财富。

我们希望安理会即将通过的决议草案将能够有助于制止南非的暴力行为，有助于恢复谈判。

我现在重新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根据我的理解，安理会准备对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我的理解是正确的。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在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之前，我请那些希望在表决之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

言。

诺特达姆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今天,我们在讨论南非局势的时候,该国历史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比利时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样,将希望寄托在有民主南非大会所带动的民主化过程上。

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这些希望体现在通过了一项关于南非局势的决议,我们认为,该项决议符合该国各主要政治力量关于和平与改革的愿望。

盲目的暴力行为再次出现,使这些发展顿时偏离方向。比利时对博伊帕通出现的事件立即表示了极大的震惊,对于这次屠杀中无辜牺牲者人数之多感到遗憾。

但我们认为,这个惨剧不会埋葬整个民主化进程。

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各方认真遵守1991年9月签署的和平协定所承诺的义务。我们呼吁南非政府不遗余力地全面公布博伊帕通所发生的情况并对该惨案的肇事者绳之以法。我们也呼吁南非所有的政治力量对南非目前的改革进程显示必要的责任感,并避免可能进一步恶化形势的任何行动。

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一形势的深刻根源在于过去的不公正。因此,我们没有只谴责那些对暴力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因为暴力不仅仅起源于一个不合适的政治制度,而是更深刻地起源于同那个制度配套的社会形势。因此,如果博伊帕通事件使民主化进程停顿了,那就会更为悲惨,因为该事件生动地表明这个进程是多么必要。

安理会面前有一份关于南非形势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努力使即将通过的决议草案文本平衡和符合现实。但是提及以前文本的某些地方在我们看来是与时代不合的。不论最近的事件多么悲惨,安理会也应认可由于它所取得的进展。

至于将授予秘书长的权限,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不要无视这一事实,即民主化进程的性质首先是国内的、民族的。我们愿鼓励恢复对话,而不是将对话置于监督之下。

在过去几年内,对于走向摧毁种族隔离采取了主要的、勇敢的步骤,这些步骤有着不可逆转的后果。但是显然,只有将这一发展尽快推向结尾时,它才具有意义。

其他同样紧迫的任务在等待着新南非的领导人：这是有关在统一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非种族的国家，这将同时对整个非洲大陆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复兴作出贡献。

霍恩菲尔纳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自1974年10月以来，奥地利尚未有机会就南非问题在安全理事会发表其看法。的确，安理会已有三年多没有谈及此问题了。因此，这一辩论是及时的，我们表示欢迎。

我们也欢迎高层人民参加这一辩论，尤其是有许多非洲外长出席，包括塞内加尔外长和津巴布韦外长，今晚他们也同我们在一起；当然，还有纳尔逊·曼德拉先生。这证明非洲领导人对安全理事会和我们的工作的重视。

近年来，非洲有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大多数变化都是好的。当然，我们指的是所谓种族隔离支柱的消灭。然而，在我们真正能谈到一个新的、民主的、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之前，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达到建立一部新宪法的这一关键目标之前，有待处理的突出问题是：就起草此宪法的机制达成协议以及组织过渡的进程等等都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这就是我们欢迎民主南非会议谈判的原因，也是我们紧急呼吁所有各方以诚意恢复谈判的原因。对于和平谈判的道路是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办法的。

应由非洲人自己来组成其国家、社会和机构。一部新宪法应包含制约和平衡；权力可大大下放，社会各界可获得公平代表。

同时，在有关各方要求下，国际社会能够，也应对鼓励和支持南非变革进程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安理会的辩论是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讨论是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奥地利支持以下想法的原因：授权秘书长进行斡旋以创造有利于进一步进展的条件。

在发言开始时，我谈到南非最近的积极变化。不幸的是也有以博伊帕通屠杀为最的一系列暴力事件。我们同被害者的亲属同样悲痛，并对屠杀的后果深感不安。

除了其他原因以外，这一暴力事件根源于一个高度分裂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这种

社会制度使得容忍的政治文明和互让的产生十分困难。此外,还有不尊重行政和司法当局,它们也没有信誉。

南非政府保护每个南非人的生命和财产的首要职责不可推卸。去年通过的要结束暴力浪潮的全国和平协定迄今尚未产生预期的结果。应有关各方要求,国际社会能够进行帮助。奥地利已呼吁对最近的暴力进行不偏不倚的调查,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这对于在南非创造信任的气氛将大有好处。

我的发言以安理会审议南非问题的重要意义开始。在结束讲话时,我要说的是,安理会注意到这一问题证明了人们日益增强的下列看法,即如秘书长在其“为了和平的议程的报告中所述,我们的目标应为解决冲突的最深刻的原因:经济上的绝望、社会不公正以及政治压迫。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将决议草案第S/24288号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投票。

赞成: 奥地利、比利时、佛得角、中国、厄瓜多尔、法国、匈牙利、印度、日本、摩洛哥、俄罗斯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主席(以英语发言):15票赞成。因此一致通过决议草案为第765号决议(1992)。

塞内加尔外长吉博·卡先生阁下要求发言。我请他阁下发言。

卡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代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部长级代表团、代表非统现任主席阿卜杜·迪乌夫总统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主席先生,以高速、准确和智慧主持了有关对非洲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辩论。我们对主要是有关南非形势的这次长时间、透彻和认真的辩论尤感满意,南非现在正在经历其生命和历史上的决定性阶段。这就是为什么有众多与会者参加辩论使我们感到欣慰的原因。

我代表我的同事们及阿卜杜·迪乌夫总统庄严保证,非统组织将为秘书长驻南非特别代表履行其重要任务提供充分协助及忠诚、坦诚和诚挚的合作。

最后我希望今天将翻开南非历史上新的一页,南非将在国际和非洲的声援下坚决地从事和平、民主和不可逆转的过渡,确保一个以法律和正义为基础的非种族主义的南非迅速问世。

主席: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的名单上已没有其他要发言的人。安全理事会至此完成了现阶段在本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6时30分散会。